

年

卷

期

16

7

第

第



# 小 說 界

**The Story World**

Vol. XVI. No. 7 (238)

August 12, 1927

第 七 期      第 六 十 卷

(第 二 三 八 號)

民 國 十 六 年 八 月 二 十 日

上 海 小 說 世 界 社 發 行

商務

印書館

出版

# 夷堅志

發售  
特價

全書二十冊分裝二函  
毛邊紙精印四開本  
定價十二元特價八元  
郵費各行省每部五角

本年陽  
曆十月  
底截止

宋洪邁著 是書宋史藝文志作四百二十卷、所記多神怪異聞、今行世者有周信傳十集本、陸心源八十卷本、尙有明刊姚江呂胤昌本、建安葉祖榮本、近極罕見、是編由張菊生先生用嚴久能景宋抄本校正、陸心源刊本、是爲甲乙丙丁四志、凡八十卷、又據黃蕘圃校舊抄本校正、呂胤昌周信傳刊本、是爲支志甲乙丙丁戊庚癸凡七十卷、三志已辛壬凡三十卷、復取葉祖榮分類本之不見於以上各志者爲志補二十五卷、又就宋元明清諸家著述蒐得本書若干條爲再補一卷、共二百六卷、文字異同、悉爲校勘、凡有訛奪、並加訂正、別輯原書卷帙存佚考證及附錄、列於卷末、雖非全豹、然文敏原著存於天壤間者、殆已盡在於是、亦可謂極小說之大觀矣、

# 編者的報告

今接到讀者的來函多封。詢問「他與她」作者華羅琛女士是何國人。（因伊稱中國爲第二祖國。）並問其歷史。編者適作「他與她」序文一篇。現在把他載在這裏。以代答復。讀者一讀此文。已可知道大概的情形了。

羅琛女士。原籍波蘭。遊學於法。而適吾國華通齋先生。故自稱中華爲其第二祖國也。女士愛其第二祖國之熱心。不減於吾儕之愛吾第一祖國。伊以另一眼光。批評吾國社會。以及文藝等。有爲吾國人所不能見到者。其名貴可知。況乎一文一字。又皆出於愛國之誠哉。女士有言曰。吾之著述。非欲以才炫於世。實欲以義獻於世。吾等讀其文。當若何自勉。庶不負其盛意也。女士著述。除此書外。已刊行者。有華文本「戀愛與義務」。英文本「戀愛與義務」。華文本「心文」。將刊行者。有華文本及英法文本「雙練」。其他中西文短論。散見於各報者不計。並爲介紹於讀者焉。

□ 小說世界 第十六卷 第七期 目錄 □

□ 圖畫 □

八歲女書家鄧梅孫小影

城南草堂藏李叔同書法之六（集經語聯）

□ 文字 □

編者的報告..... 編者

靴子..... 唐小圃同譯  
白澍田

詩三首（補白）..... 聞野鶴

對於書主人的觀察..... 張慧劍

放縱的妻子……………張碧梧

青年創作集(十四)……………陶哲龔等

文壇秘錄(十七)……………編者輯

浙江潮原委質疑……………杭辛齋遺稿  
徐心吾抄錄

雙親相士(民間傳說的故事)……………徐實君

小說枝談(續)……………蔣瑞藻

換巢鸞鳳記(長篇小說)(續)……………天遊遺稿

換巢鸞鳳記題詞(補白)……………俞陸雲



八歲女書家鄧梅孫小影

衡之先生惠存



八歲女子鄧梅孫敬贈



The Art Photo Co.  
SHANGHAI.

女士廣東  
惠陽人鄧  
鐵香先生  
之孫女也。  
天才特絕。  
八歲能書。  
此影上面  
題字。即其  
手書也。另  
有所書屏。  
待後續登。  
此影為吳  
衡之先生  
借印。



城南草堂藏李叔同書法之七

幻園居士稿 戊午大書

志 奔 波 羅 蜜

集全則般若波羅蜜經句

無 量 阿 僧 祇

大慈大悲弘一少珍演音





# 靴子

(俄國霍柴甫著)

唐小圃  
白澍田同譯

有一個名叫木爾金的修琴匠，他是黃色的面皮，雪茄式的鼻子，並且耳毫雪白，好像在耳朵上夾着一團棉絮似的；至於他的頭髮，卻永遠是用薙刀薙的。他住在商人布賀棲耶蚨的公寓裏，有一天，他從自己的房裏出來，立在廊下，用沙音喊道：『謝綿！看廊子的！』

看他那驚慌失措的神情，真能使人疑惑他：必是因為牆壁坍塌，幾乎壓死；要不然，就許是在自己的房裏，看見鬼了。

他看見那看廊子的謝綿，從對面跑來，立刻大聲喝道：『喂！謝綿！怎麼着？這是怎麼一回事啊？我是患腳氣病的人！你想要教我赤着腳出門哪？你爲什麼，直到此刻，還不給我送靴子來呀？我的那雙靴子，往那裏去啦？』

謝綿聽了木爾金一大套詰責的言語，且不分辯，他先走進木爾金的

房中，向往日安放靴子的地方一看，立刻搔著腦皮了，原來靴子不見了。

他自言自語的說道：「咦！奇怪呀！好可惡的東西，竟跑到那裏去了呢？我記得彷彿是刷淨了以後，就放在這裏了，怎麼會沒有了呢……：：：：：噫呀！且慢……：：：：：我昨天嗑的大醉了，這是不能不承認的，莫非是因爲醉，後把牠放錯了，放在旁人的房裏去啦？哦是的是的！一定是這麼一回事了！唉！阿法納喜（謝綿自呼其名）呀！這是你老先生自己不留神，誤放在旁人的房裏去了。本來靴子很多，醉得迷迷糊糊的，怎麼能辨得清呢……：：：：：想必放在隔壁那位女太太，——女伶的房裏了罷……：：：：：」

木爾金聽了謝綿的話，便皺起眉來，說道：「難道教我爲了你，去驚動女太太去？人家是正經婦女，難道爲這一點瑣屑的事，硬去把人家喚醒了不成。」

木爾金的口中雖然這樣說，但是在這個當兒，真是沒有法子，萬不得已，祇得一邊歎息着，一邊走到隔壁房間的門外，輕輕的敲門。

過不多時，祇聽屋裏有一個女子的聲音問道：「這是誰敲門哪？」

木爾金一聽，連忙裝出縉紳先生向那交際場中落落大方的女太太們攀談的聲調，很委婉的

答道：「夫人！這是我敲門呢！擾您清睡，實在是對不起！務必請您原諒，因為我是個患腳氣病的人……醫生曾經叮囑我，教我務必溫煖着這兩隻腳，不可受了寒氣；尤其是在此刻，必須到將軍夫人威黎齊納那裏去修理大琴；但是我亦着兩隻腳，可怎麼去呢？」

房中的女子問道：「你到底是要作什麼呀？什麼大琴哪？」

木爾金說道：「夫人！不是什麼大琴！是靴子的問題！祇因謝綿那糊塗東西，他把我的靴子刷淨了之後，卻誤放在夫人的房中了。夫人！求你行個方便，把那靴子賞給我罷！」

他說罷，就聽見房中有翻身起牀的聲音，和揮鞋的聲音，忙成一團。過了一會兒，就見那房門，略微的開了一個縫子，露出一隻婦人肥胖的小手，提着一雙靴子，向木爾金的腳下，擲了出來。木爾金一見，連忙拾起，千恩萬謝，說了許多好話，然後回自己房中去了。

木爾金剛穿上一隻靴子，便不由得詫異起來，說道：「這又奇啦……怎麼這一隻，不像右腳的靴子呀？難道兩隻靴子，全是左腳的嗎？誰說不是呢？——兩隻左腳的靴子。謝綿！你聽我說這不是我的靴子！我的靴子，是有紅色繸帶的，並且也沒有補釘。這是誰的破靴子，也沒有繸帶呀！」

謝綿拿起靴子來，湊近自己的眼皮，翻來覆去的看了好幾遍，不由得皺起雙眉，斜着眼睛望着靴子，說道：「這是帕維勒的靴子啊！」

木爾金問道：「甚嗎？帕維勒？」

謝綿說道：「帕維勒，他是男伶……每逢星期二，必到這裏來。大約是他沒穿自己的靴子，卻把你的靴子穿了去啦。由此可以推知，我把你的靴子和他的靴子，全都放在她的房裏了。唉！好熱鬧啊！」

木爾金說道：「那麼，你快給我換換去罷！」

謝綿嗤的一聲，笑了。他說道：「甚嗎？快換換去？謝謝先生！您這話，說得多麼容易呀……我到那裏給您換去呀？他早就走了，已經過了一個多鐘頭了……我能望風捕影的捉他去嗎？」

木爾金問道：「可是他的住址，在那裏呢？」

謝綿說道：「誰知道啊！他的住址，我們是不曉得的；祇曉得他每逢星期二，必到這裏來，來到這裏，住上一夜就走；再想見他，祇好等下星期二了。」

木爾金說道：「你看！你這蠢貨，幹的好事！我可怎麼辦呢？我此刻必須到將軍夫人世威黎齊納

那裏去！你這該死的東西，害的我好苦啊！我的腳都受了寒啦！」

謝綿說道：「其實要想換靴子，也不必一定等到下星期二。我想：您不妨穿一天這雙靴子，祇要熬到晚上，便可到戲園子去找他；到了那裏，您就打聽男伶布里司塔諾屋（帕維勒之姓）……先生……若是不願意到戲園子去找他，那可沒有旁的法子，祇好等下星期二了；因為除了星期二，他是不到這裏來的。」

木爾金手中拿着靴子，臉上現出萬分不悅的神色，說道：「可是我要問你！他這雙靴子，為什麼兩隻全是左腳的呢？」

謝綿說道：「上帝賞了什麼，就穿什麼罷！若一定問為什麼，那是很容易明白的，也不過爲了個「窮」字罷了……現在我可沒有地方問他去……然而我曾經問過他：「帕維勒！你穿這一律左腳的靴子，也不怕旁人看見嘲笑你嗎？」他卻說道：「你不要饒舌呀！你要知道！我穿着這雙靴子，還扮演過王侯呢！」你看他真真是個奇人，張口一句話，總脫不了優伶的口吻，我如果作了總督，或是作了什麼地方長官，我一定把他們這一類的戲子，一個也不留，全都捉了來，放在監獄裏，把他們監

禁起來！

木爾金到了此時，雖是愁眉不展，連連的歎息，然事已至此，也就無法了；祇得咬着牙，硬把兩隻左脚的靴子穿在脚上，一癩一點的，先到將軍夫人世威黎齊納那裏，又從那裏，在城中走了一天，給各家修理大琴。他走了一天，總覺着全城的人，都對於他的兩隻脚，特別的注意；既看見靴子上的補釘，又看見靴後跟的傾斜。他在這一天之中，不但精神上，受了許多的戟刺，就是肉體上，也感到了難熬的苦痛；因為他的脚上，已經磨得生了繭子了。

好容易到了晚上，他便走到戲園子裏一看，祇見舞臺上，正演藍髯公那齣戲呢。他忍耐着，等到演至最後之一幕，又尋了一個相識的笛手，爲之先容，把他放進後臺去。他走進男伶化妝室一看，祇見全體的男伶，全在那裏呢。也有換衣服的，也有正在裝扮的，也有在一旁吸煙的。在這衆人之中，看見那位藍髯公，手中拿着一枝手鎗，立在拍畢施大王面前，正給他看呢。

祇聽藍髯公對拍畢施大王說道：「我把這枝手鎗，賣給你罷！這是我在庫耳斯克買的，價錢很公道，我僅僅化了八個盧布。現在你若肯出六個盧布，我便可以奉讓……你要知道這東西的射

擊，真是妙極啦！」

稍停一會兒，藍髯公又說道：「你要留神……牠可裝着子彈呢！」

木爾金就在這個當兒，向衆男伶說道：「請問那位是布里斯塔諾屋先生？鄙人想要會他一面！」藍髯公聽了，便回過頭來，向木爾金說道：「我就是布里斯塔諾屋有什麼事？」

木爾金用央求的聲調，說道：「先生！請你恕我打攪！你要知道！我是個患腳氣病的人，最怕潮濕！醫生曾經叮囑我，教我務必溫暖着這兩隻腳……」

布里斯塔諾屋說道：「老實說，究竟是有什麼事罷？」

木爾金說道：「你看……昨天夜裏，你不是在商人布賀樓耶夫的公寓……六十四號房間裏，住了一夜嗎……」

拍畢施大王，笑了一笑，說道：「喂！朋友！不要開玩笑啊！六十四號房間，正是賤內住着呢！」

木爾金笑道：「哦！那是尊夫人哪？久仰得很……他的靴子，正是尊夫人擲給我的。」說着，又用手指着布里斯塔諾屋，繼續說道：「他從尊夫人那裏走了以後，因為我尋找我的靴子，便把謝絨叫



了來，向他一問。——先生你總該知道，就是那看廊子的。——他對我說道：「先生！我把你的靴子，誤放在隔壁的房裏了。」木爾金說到這裏，又轉過頭來，向布里司塔諾屋說道：「原來那看廊子的，因為昨天夜晚嗑醉了，所以迷迷糊糊的，把你我二人的靴子，全都放在六十四號房裏了。誰知今天早晨你從他夫人那裏走的時候，竟把我的靴子穿了去了……」

布里司塔諾屋聽了他這一番話，不由覺得皺起眉頭來。說道：「你這個人，是怎麼啦？爲什麼跑到這裏，挑撥人家的是非呀？」

木爾金說道：「有上帝證明，我一點兒也不是挑撥是非！你大約是沒聽明白我的話，你以爲我說的是什麼呀？你要知道！我說的，是靴子問題！你昨天夜晚，不是在六十四號房裏，住了一夜嗎？」

布里司塔諾屋問道：「我多僭住在那裏啦？」

木爾金答道：「昨天夜裏。」

布里司塔諾屋問道：「你可曾在那裏看見我？」

木爾金經這一問，不免喫了一驚，便連忙落座，一邊脫靴子，一邊答道：「不，不曾看見。我雖不曾

看見，可是足下這雙靴子的確是他夫人擲給我的……至於我的靴子，卻被足下穿了去了。」

布里斯塔諾屋說道：「我敬愛的先生！我要問你！你有什麼權利，竟敢確定這種事實？我說的，並不是爲我自己；我說的，是你毀損良家婦女的名譽，並且就在她夫丈的面前！」

正在這個當兒，忽聽後臺起了一聲劇烈的響動。原來是那女伶的丈夫，就是那裝扮拍畢施大王的，因爲受辱不堪，老羞成怒，突然紫漲了面皮，用盡全身的氣力，向桌子上拍了一下；因此旁邊的人，莫不喫了一驚。

布里斯塔諾屋一見這種光景，連忙大聲說道：「你竟信以爲真嗎？難道你信這無賴漢的話嗎？唉！唉！你如果願意，我可以像殺狗似的把他殺死！你如果願意，我可以把他碎屍萬段！」

凡是那一天曾在城內公園的夏季臨時戲園一帶遊玩的人，直到如今，還都傳說：「在開演第四齣戲之前，看見一個赤着腳的男子，由戲園裏出來，順着樹木夾植的道路，飛跑而過。那人是黃色面皮，神色之間，驚慌萬分。他的後邊，另有一人，緊緊的追趕。這人穿着藍髯公的服裝，手裏拿着手鎗。至於後來如何，便沒有人看見了；所曉得的祇有木爾金自從拜會布里斯塔諾屋之後，便病臥在牀，

過了兩個星期，纔漸漸的痊愈。他向來有一句口頭禪，是「我是個患腳氣病的人」從此以後，又添了一句，就是「我是個受傷的人」

(完)

哲夫社掌書來言島居風雨爲裁而此方苦旱賦此卻寄并示爾雅

(野鶴)

我方憐白鵝。(連日禱雨)君又傷黃潦。迺知此天壤。百物都有道。厚薄一朝頗。處處皆苦惱。君居幸不壞。欄檻俯窮島。亦有赤雅樓。相峙並完好。此中兩畸人。命世富才藻。撐胸有蟲篆。落手出花草。天意終見憐。憐以窮居老。四海已莫適。一屢許相保。我亦有敝廬。零落在東泖。旅食既不返。歲久遂欲倒。蒼波渺難涉。塵土汗懷抱。何年卻風雨。於彼蒼朽槁。相望敢厭遙。收身願及早。

夙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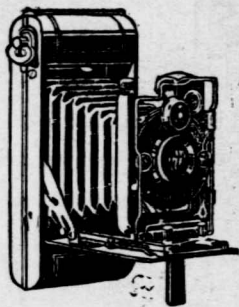
(野鶴)

已往仍千匝。方興又萬重。可憐方寸地。長在亂愁中。滅燭嫌明月。披衣怯曉風。出門從所適。莫更問西東。

送人

(野鶴)

喪亂知何極。相逢又播遷。便當從此去。不忍復留連。樽酒無顏色。繁絃感歲年。他時書札到。猶仗故人憐。



伊 卡

## 照 相 器

德國製造伊卡 (Ica) 照相器種類繁多，製造最精，不論人象、近景、或野外風景，均能攝取。故世界之著名旅行家及遊遊家，皆用伊卡。伊卡照相器既能橫攝直攝，且可兼用乾片軟片。

### 特 色

鏡頭最準確  
機件最精巧  
製造最堅固  
式樣最新雅  
用法最簡易  
附件最完備

■ ■ ■ 商務印書館謹啓 ■ ■ ■

# 遊 覽 必 備

### ■ 南 指 覽 遊 ■

中國旅行指南	一册七角
實用北京指南	一册一元
上海指南	一册六角
西湖遊覽指南	一册三角五分
莫干山指南	一册一角五分
增訂廬山指南	一册四角五分
鷄公山指南	一册一角五分
北戴河指南	一册二角五分
泰山指南	一册三角五分

### ■ 圖 地 廂 市 ■

上海新地圖	甲種六角
實上海城市分圖	乙種三角
測北京內城全圖	一册一元
測北京外城全圖	一册四角
北京西山全圖	一册三角
南京城市全圖	一册三角
實杭州西湖圖	一册四角
測杭州西湖圖	一册一角
華英京漢鐵路圖	一册三角
華英津浦鐵路圖	一册三角



棕欖玉容霜之

效用

敷粉之前。若先輕擦玉容霜。  
 必能分外鮮艷。  
 不含油質。皮膚多油者用之  
 最宜。  
 保護皮膚。不受風日之侵。而  
 免起縐及雀斑膿疹等病。已  
 患者能即消除。

各埠各大商號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十二號

棕欖公司謹啟



## 對於書主人的觀察

張慧劍

當我走過了廟上的舊書攤前面，忽然有人用緊張的聲氣喊我道：

「張先生！站住。」

我站住了，看這喊我的人，是段老八——賣了二十年舊書的老攤主——非常和氣的將他嘴唇的稜角，牽扯成一個可愛的笑容。他見我對他於的呼喊，不表示什麼反抗，便繼續說道：「新來了一批了，張先生看有什麼合意的……」

他將右手所抓的一個小擔帚，向他攤上左邊的一部指了一指，我服從了他的暗示，放棄了一分鐘前不願意買舊書的一種固執的主張，開始在這書堆裏尋索。

這堆書裏，洋裝書約佔十之七；線裝書和雜誌一類性質的書，占十之三。大都是不十分破舊的，而且書上大概有顯明的記號，可知這些書輾轉旅行到這舊書攤上來，並非書主人甘心的放

棄；一定是一種略奪行爲或引誘行爲的結果。

「買嗎？」段老八用充分有感情的聲口，催促似地詢問我。

但教我買些什麼呢？這幾十本舊書，實在並沒有什麼可以引起我購慾的特點。西文書似乎都是神學藏書樓裏的東西，差不多每本的封面上，都有 Bible 這一個字攙雜着。我是一個毫無宗教的信仰和興味的人，當然看不上牠們。綫裝書除了十幾本憐得不堪的漢魏叢書，和幾本石印的小字的梁任公文集，還勉強有一點兒夠買的價值；其餘缺頭折足，三本兩本自成一套的不完全的書，看了牠的名字，先就令人不快，買什

麼呢？這教我買什麼纔好呢？

尋一尋吧！也許會有很好的書，被我發現；尋了十幾分鐘，果然在這堆書裏，發現了一個特別可注意的地方：原來有幾本書，書面上寫了 C.T. Wang 的英文縮寫的名姓，卻又用橡皮擦去，擦迹非常的不平勻，英文字依然留在上面。比較的觀察，還算這些有 C.T. Wang 記號的書，價值稍高，於是我抱了小部分的好奇意念，選了一本英文的赫生氏作文法，一本舊式鉛印的譚嗣同仁學，一本桃花泉棋譜；付給段老八以一筆小小的代價，拿著走了。

回去細細的一看，三本書都有 C.T. Wang

一個不會擦淨的記號，我滑稽似的設想道：『別的書來歷不明，這 C. T. Wang 是的書，恐怕他自動的將書賣給段老八的吧；看他希圖將記號毀滅，不正是羞怯心的表現嗎？』於是我孳生了一種從舊書觀察書主人生活和歷史的意念。

先看赫生氏英文作文法：書殼裏襯紙的右角貼了一方塊小小的紅綾，上面似乎曾寫了幾個字，卻被擦去看不清楚。我知道某大學的女生，贈書給朋友，常用這一種格式，燦爛的紅綾，實在苞孕着愛之光輝；那嗎，這位書主人 C. T. Wang 先生，一定也曾經生活在愛情裏面，而愛的相手方，許就是某大學的女生。進一步的推想，愛人所

贈的書，他竟毫不顧惜的拿出來賣了，他們愛情的破裂，女的已不在男的注意和尊重之中，更是顯明的事實了。

「C. T. Wang 是男呢，是女？」我雖明知道他是男，而終竟忍不住要發這一個疑問。

「是男！」等我在赫生氏作文法裏，尋出一種修鬚子的藥膏的氣息，我便斷然的下了這一個決定。

從這本書的出版日期上推測，男女似乎都不是三十歲以下的人。C. T. Wang 像曾在中南公學當過教員，因為赫生氏作文法裏，夾了中南公學的一紙課單；化學和西洋哲學兩門下，都



注了一個小小的王字。此外，還夾着一張平館報給發四月份稿費的通知單，兩張三年以前的跑馬場的香檳票。書的底殼，用鉛筆寫了一行英文，原文是爲麵包故，與汝別矣！

我一手將赫生氏作文法這本書拋開，在心裏窮追似的想象道：『C. T. Wang的確是一個學者——一個窮的學者，他在三年以前，一定還浮泳在愉快的富足的生活中，看他買價貴的香檳票，可以想見；以後他便困乏了，中南公學教授的職務，似乎也脫離了，於是他不得不從賣稿子方面，打他生活的主意。但看平報館的稿費單上，一月所得的數目，僅僅有十三元六角，而他應付

這十三元六角，是很鄭重的樣子；他的窮的程度，一定不在我下……稿費既不够維持他的生活，他待怎麼辦呢？賣書了，只有將他寶貴的書出賣了！看他在書殼上寫了爲麵包故與汝別矣這一行英文，可知他對於賣書，是一種必不得已的最後走的一條道路；他一定除了這一種救急方法，更沒有第二種較好的策略。比較我還能用買麵包的餘錢，買幾本舊書回去，他的窮的程度，好像去我又很遠了。』

再將鉛印本的仁學取出來細細觀察，微微有一種散漫的防腐劑的氣味。裏面的文字，大部分已加了濃墨的圈點，圈得十分合理而好看，有

時在書眉上加上一兩句批語。也很扼要。C. F. Wang 確是一個有修養的學者了。書的裏面，也夾上不少小物事。第一個發現的，是尋常婦女所用的縫紉針，穿了一根約摸有五寸長的翡翠綠的絲綫；此外還有司令牌香煙裏附贈的電影明星畫片，和海天春西菜館的請客單，時期是上月初六的晚上。

是！C. T. Wang 確時我暗中所想象的  
那一種浪漫派的樣子，他一定是過着獨身的生  
活，不然他不會得針綫夾在書裏。綫的顏色很鮮  
妍，適合於時下最流行的一種西服顏色，他也許  
是日常穿著西裝者。再從司令牌的香煙畫片和

海天春的請客單上面觀察，可知他雖然窮得幾  
乎靠賣書過活，而對於他一向過的奢豪的生活，  
還未能忘情，但請客單畫片已成了廢物，他還鄭  
重其事的留藏着，又可以看出他所過的奢豪生  
活，並不是出於一種自然的唯意的動機，或許是  
爲了體面關係，不得不如此。他的虛榮心很重，決  
斷力很薄弱，對於各種事情，常有綿延的依戀的  
心理，更好從這一點觀察出來。

『防腐劑的氣味，許是他浪漫生活給予他  
健康的一種隆重的禮物吧！』我忍不住笑了起  
來的這樣默想。

和赫生氏作文法鉛印本仁學一陣買來的

木版桃花泉棋譜，也有 C. T. Wang 的標記。我將牠細細的看了一遍，他在范西屏所最經意的幾局譜上，加了弧形的符號，他打譜的本領既如此精明；着棋的工夫，一定也不會壞，更由此可以推想出他對於一切事，富於天賦的應付能力，是一個天才派的文學家的模樣。再看他所特別賞識，加了符號在上面的幾局棋譜，很多偏險的著數，這無怪他在社會上做事，也要走徼倖的一路了。

同時，我又在桃花泉棋譜裏面，尋出幾張裁了只賸一半的芳牋，有一張，上面用鋼筆寫着胡適之的幾首新詩，什麼吃飽喝脹活神仙，唱個糊

蝶兒上天；什麼雖然紙短卻情長，寫他兩三白字又何妨，書法很秀媚。詩的夾行裏，又常常有石瑜漱青等幾個人名攙雜着。我從這三本書的特點上，看出這書所以會跑到段老八的書攤上來，是因為書主人自動的讓渡；但書主人將書賣了，卻不知道把夾在書裏的小物事檢點出來，他賣書的動機，是很急促的，而他性質粗率，沒有精密的思想的種種弱點，也全個兒被我觀察出了。

從此便有這一個 C. T. Wang 先生的影子，深深地盤踞在我記憶裏。

○ ○ ○ ○

回安徽去了一趟，再到南京來，覺眼前的一切景

象，好像都變了樣了。只有廟上段老八開的書攤，依舊無進步無退步的那嗎撐持着；不過攤上的洋裝書逐漸減小，線裝書卻漸漸加多了。

有一次，我無意中走過段老八的書攤，我並不想購買什麼書，但被習慣支配着，走到這裏，總不由的要看上幾眼。很湊巧的忽然瞧見了一個人，站在攤子的右首，正和段老八談話，手裏拿了幾本破舊的洋裝書。

我側耳一聽，那人鬚髯很羞愧的說道：「老板買了去吧，十角錢買了去吧，要知道這四本書新買的價格，差不多要十塊錢咧。」

「我們靠賣舊書過活的小本經紀，談不上

這些話，我如今看在熟人的分上，給你四角錢，一角錢一本，在我已是出了一身大汗了。」

「那怎麼行？一角錢一本，太少了，和原價不是相差到三四十倍嗎？九角錢，九角錢……怎樣？八角錢，老板你買了去吧，八角錢……」那人說時，聲音微微發顫，像要哭出聲來。

我心裏不覺動了一動，忙轉過臉來端詳那人，是很委瑣的樣子：清瘦的面龐，微有菜色，鼻上架了一付深光的眼鏡，但鏡框是黃銅絲製成的，樣式非常粗陋；頭髮倒刷着，髮澤卻還光可鑑人，他拿了那幾本書，姿勢很不好看。他一面講話，一面用羞滯的目光，注視那圍在書攤四角的看書

者，神色的不安，似乎正做着什麼不道德的事，生恐被人發覺，我便心口互相問道：「是他嗎？是他！」

「一角錢一本，多一個不要！」段老八的答語，是非常的頑強。

「老板，老實告訴你，我不爲了急着錢用，決不肯把這些書胡亂的拿出來賣，你給我七角錢，只算……做好……事吧！」

「做好事，誰不願意？不過我們是幹小本買賣的人，心餘力絀！」段老八帶笑的掉了這一句書袋。

我立刻被一種同情於弱者的意念衝動了，

同時我又對於自己，發生了身世淪涼之感。便從那人手裏，將書接過來，遞給段老八，略帶些警戒的意味對他說道：

「段老板，你就出七角錢買了他的罷！在這裏擺三天，如果沒有人出七角錢以上的價格，來和你交換，我願意賠償你七角錢……」

於是段老八服從了我的話，拿出七角錢給與那人，那人向我道謝了一聲，便急忙忙的跑了開去。背影搖盪在浮動的人海之中，漸漸貌小，漸漸杳茫。

我癡看了他背影好久，直等我目力蘸不見他，纔回過臉來。從段老八手裏，把這四位新來的客人——四本書，認了一認：書殼上都留着一行不會擦去的英文字，很清楚的和我打了一個照面。



## 放縱的妻子

張碧梧

尖厲的秋風。挾着繁密的秋雨。直撲到窗櫺上。做成一派或斷或續或疎或密的聲響。驟然聽上去。彷彿是一個婦人正在暗暗的啜泣着。而使得人發生出悽愴悲傷的感想。這境界真個淒涼極了。

可是窗櫺裏面的人。絕不受這種環境的支配。王芝瑛正神經十分興奮的。一手拍着伊坐椅的扶手。一手拉住欣伯的衣角。恨恨的掙了幾掙。高聲問道。你當真明天就得動身嗎。欣伯是站在一張椅子前。椅上放着一隻箱門大開着的旅行皮箱。欣伯正把幾

件應穿的衣服和日用必需的物件。收拾到箱中。聽了芝瑛這話。兩手仍工作着。口中答道。這個自然。這是何等重要的事。誰和你講笑話。芝瑛又冷冷的問道。你可記得明天是幾月幾日呀。欣伯抬起頭。望了望壁上懸着的日曆。答道。這個你何必問我。明天正是九月十二日呀。芝瑛鼻孔裏哼了一聲道。虧你還記得明天是九月十二日。祇是你把九月十六日的一樁事忘懷了。欣伯依然低頭收拾衣物。祇微露出驚奇的神情道。九月十六日有甚麼事呢。芝瑛放開欣伯的衣角道。別人的事。你到緊緊的記着。自家

的事却忘却得這般乾淨。你真不愧是一位有道德的人。這種舍己從人的精神。有誰及得上你。欣伯不響。凝神想了片晌。纔打了個呵呵道。哦。我記起了。芝瑛。你何必和我作要。我偶然忘却了。你便提醒我一事。也不打緊。何苦咬緊了牙齒不肯說。再和我生氣。是的是的。九月十六正是你的生辰。芝瑛怨憤的眼光中。露出些熱望的神情。發音很沈着的問道。你既已憶起。明天大概總不動身了。至早也得過了我的生辰罷。欣伯也很鄭重的應道。芝瑛。這個你要原諒。無論如何。明天我必得動身去。因為這是性命交關的事。莫說遲去幾天。也許因遲去了半天。事情已陷於不可挽救的地位。倘果然如此。試問我怎麼對得住我那老友趙叔南呢。芝瑛失望之餘。怨憤更甚。聲音也越發提高了。問道。你要去援救你的朋友。事情果然重要。不過我後天過生日這件事。也未嘗便不重要。你要記清楚。這是我們結婚後我第一次過生日呀。論理你不應該請客。熱鬧一番嗎。如今你竟不先不後。趕往別處去。這未免使我太難堪了。外人見了。必也得奇怪。要說這是我們愛情淡薄的一種表現。我們結合體上的一個裂痕。……這時候。欣伯

已把皮箱收拾好了。便走到芝瑛身旁。攬住伊的右手。微笑着道。好了。好了。你不用再往下說了。且待我說幾句話你聽。我原不敢說你過生日不是重要的事。更不敢說你過生日。我應該跑往別處去。不過這是個小生日。小生日年年過的。今年縱不熱鬧。明年也儘可熱鬧。而況我去不多天。回來後仍可補做生日的。至於趙叔南的性命。倘就此送掉。可就永遠不能復活了。事有緩急的分別。你是個聰明人。當然能夠了解。便是外人。你若對他們說明了原因。包管他們也能原諒。絕不會發出不良的評論。芝瑛。你莫生氣。我去到那裏。倘然事情順手。預計一個星期就可回來。至多也不過半個月。光陰過得很快。靈靈眼已經過去了。芝瑛聽了這番話。默不則聲。欣伯以為這一番話。已打動伊的心了。便也不再說甚麼。希望這一回爭執。就此終了。於是這間房裏。便頓然寂靜無聲。窗櫺上被風吹雨打的聲響。却比方纔格外的繁密咧。五分鐘後。芝瑛好似感受着一個新的刺激。漸歸寧貼的神經。忽又奮張起來。以怨恨的眼光。凝視着欣伯的面部。率然問道。不是趙叔南寫信給你。請你去救他的性命。欣伯不提防伊有這一

問。不由得吃了一驚。忙答道。他並未寫信給我。他自從去年夏天出外之後。直到如今。不曾給過我一封信。芝瑛道。他既未曾請託你。你何必自尋事做呢。欣伯正色道。芝瑛。你這話說得太幼稚了。他和我原是好朋友。此番出去。所以不寄信給我。也許有他的用意。我却仍承認我們原有的友誼。至今仍存在着。那末他如今遭了意外的變故。我怎能袖手旁觀。再者他去到那裏。祇有一年工夫。諒想不會就有能夠患難相助的朋友。他的性情又很冷僻。交際場中。是絕對不會活動的。那裏他又沒有一個親戚。可以幫助他一下。我倘不去。他真是孤獨之身。束手待斃咧。芝瑛的態度。忽變得非常冷酷的道。環境既是如此。他就該格外謹慎些。爲何任性的喝酒。喝醉了酒。便闖下這場禍事呢。欣伯很驚異的忙問道。你怎麼知道他任性喝酒。因喝醉了酒。纔闖下這禍事的。芝瑛睜了欣伯一眼道。我是聽見別人說的。欣伯吐出一口氣道。原來是外人的議論。我相信是絕對不確的。我和他已結識了好幾年。他是一個向不喝酒的人呀。頓了一頓。又道。叔南不愧是一個良好的少年。可惜性情太執拗了。就如去年他要動身前。我曾幾次三

番勸過他。叫他不必出門。犯不着離開故鄉。去到那人地生疏的所在。他倘肯聽從我的話。何致有今日。然而他彷彿有何重大的原因。萬不能不出門去的。芝瑛冷笑着道。然而我以爲凡是壞坯子。無論在甚麼地方。都會得闖禍的。欣伯聽了這壞坯子三個字。不由得有些動氣。臉色十分嚴重的說道。芝瑛。你講話未免太不檢束了。你不應輕易拿壞坯子這三個字形容人。你又何以見得叔南是壞坯子呢。牆倒衆人推。雖是現在一般人的一種時髦行爲。然而我很不願意你也受這種行爲的傳染。欣伯說這幾句話。雖是聲色俱厲。可是芝瑛絕不因之退讓。也大聲說道。我定要說他是個壞坯子。他倘然不是壞坯子。怎會闖下大禍。被官廳禁入監獄。生命也不能自保呢。老實說。我也明知救人是樁好事。你去救別的人。我必不攔阻。你趕去搭救趙叔南。我却始終不願意。……因爲他是一個壞坯子呀。欣伯又不禁很狐疑的道。芝瑛。我要問問你。你因何這樣怨恨叔南。你和他有甚麼惡感。值得如此。難道你曾經受過他的……芝瑛也覺得這幾句話說得太褻急了。又覺察已引起欣伯的猜疑。便不敢再容欣伯往下追問。忙截



住他的話頭。掉轉口風問道。我想你明天定要動身的了。你竟不能容納我的意思。等過了我的生日再去嗎。左右趙叔南已經入獄了。多坐幾天和少坐幾天。有甚麼出入呢。欣伯聽伊又回到上文。不耐煩和伊多說。便默然走了開去。

第二天大早。欣伯竟始終不顧芝瑛的抗議。毅然決然的動身了。動身的時候。芝瑛還睡着未起。欣伯走到牀前。向伊道。我去了。家裏如有甚麼要緊事。你寫信給我便了。不過我也沒有多耽擱。諒來不會這般撲巧。家裏有何要緊事發生。芝瑛因為昨晚爭執的失敗。餘怒未息。一聲不響。裝做不曾聽見。欣伯明白伊的意思。也不再說。轉身就走。走出了房門。芝瑛咬了咬嘴唇。恨恨的自言自語道。好。你儘管去便了。我自有我的方法。叫你去到那裏。過不到兩夜。就得亡魂失魄的趕回來。你到了那個時候。你總不能再說。搭救朋友要緊了罷。說時。臉上露出慘厲的笑容。

\* \* \* \* \*

欣伯是寄寓在他的朋友宋郁之家。他並向郁之打聽出承審趙叔南這案的審判官。是姓章名叫伯雍。不禁很是快活。因為這章

伯雍正是他的熟識。他對我雖不能要求伯雍不顧法律。把叔南釋放出來。却可請他看在我的面上。在可能的範圍內。成全叔南一些。想來這是未嘗不可以的。於是欣伯連忙去會伯雍。向他說明來意。伯雍皺着眉頭道。趙叔南這案件。我已審過兩庭。雖尚未判決。但照案情看來。他的罪已完全成立。委實沒有挽回的餘地。至多在判罰的輕重之間。稍為設法。欣伯道。以他的罪名而論。大概不外乎監禁。應該監禁幾年。你倘肯成全他。從輕辦理。至少須得監禁幾年呢。伯雍道。依照法律上的規定。就得判他監禁十五年。特別通融。至少也得監禁十年。十年還是法律上可以允許的通融。再少可就難免違法之嫌了。欣伯聽他這樣說。自然不便一再要求。祇得說道。事實雖是如此。人力也不可不盡。我去請一位律師。下次開庭時。好替他出庭辯護。也許能發現何等事實。足為減輕他的罪名的根據。伯雍點頭道好。

欣伯隨即又得到典獄官的特許。去到監獄中瞧瞧叔南。他踏進叔南這間獄室時。忙定睛朝裏瞧看。只見叔南正低着頭。坐在一張木牀上。神思分明十分寧定。並未聽見欣伯走進的脚步聲。欣

伯再走到他身旁。伸手在他的肩頭上拍了一拍道。叔南兄。你怎會弄到這個地步呀。叔南這纔抬起頭。望了欣伯一望。頓時露出驚異的神情。嗷聲問道。你怎會來到此地呀。叔南的頭既已抬起。欣伯便瞧見了他的面目。見他面上十分憔悴。兩眼深陷上去。額骨却高高的突出外面。已非從前的模樣。不禁一陣心酸。暗想道。監獄畢竟是個艱苦的所在。他被禁在這裏。不過祇有兩個星期。却已消瘦到如此。倘竟監禁十年。他如何消受得下。忽又轉念道。我這意思定然錯誤了。他這樣消瘦。必然不是爲着過了這監獄中的生活。試瞧他的鬚髮都已長得很長。分明已久不修葺。他本是一個愛好修飾的少年。如今却連鬚髮也懶得修葺。也可見得他日常生活的無聊了。欣伯默想時。叔南也一聲不響。祇以一種似嫉妬似怨恨的眼光。凝視着欣伯的臉。過了一會。纔苦笑了一聲道。我瞧你滿面紅光。年來想很得意。難爲你尙記得我。此刻來瞧瞧我。欣伯很懇切的道。我不祇是來瞧瞧你。實是特地趕來要設法救你。叔南一聽這話。神經很受刺激。霍的站起身。揚聲問道。你來救我嗎。我並沒有甚麼患難。要你來搭救呀。欣伯很詫異的

道。你這話怎麼講。你如今身入囹圄。還說沒有患難嗎。叔南慘笑道。身入囹圄。便算是患難嗎。是的。別人自然這樣想。可是我的思想絕不如此。我且把囹圄當做避世的桃源呢。又朝欣伯走進一步道。老實說罷。我如今能踏進監獄。法官准許我日夜住在這裏。正是我一年來奮鬥的成績。你莫非看不得我得到了這般良好的成績。想來破壞嗎。欣伯聽他越說越不對了。以爲他必是受着這次重大的打擊。神經已有些混亂。又以爲他或許因事已如此。有意說這褻忽的話。便緊緊握住他的一手。以和緩的聲調對他說。你快些定定心神。我再有話對你說。叔南道。定定心神嗎。這一年以來。我的心神果然沒有片刻的寧定。時時覺得一顆心要跳出心腔了。我的心和周身的血管。都要斷裂了。可是來到了這裏之後。心也不跳了。心弦也不再震顫了。血管也安然伏在皮下。用不着你對我說。我的心神早就定了。好。你有話對我說嗎。你倘不嫌齷齪。就請在我這臥牀上小坐。欣伯當卽坐下。叔南也坐在他身旁。欣伯就道。我聽見你被捕的消息後。真個驚駭萬分。我知道你在此地是人地生疎。必無人從旁相助。我想我們既是好

朋友。我怎能袖手旁觀。所以特地趕來。要設法救……叔南聽到了這個數字。立刻舉起兩手。朝着欣伯。連連搖着。並以堅決的口吻說道。欣伯兄。你倘是念着當日的友誼。前來望望我。我當然十分感謝你。承認你是個熱心的人。你若不是前來救我。我却不敢領情。且要怪你多事。因為我剛正達到希望已久的目的地。你何苦又把我拖回去呢。欣伯聽他又說出這種不近情理的話。便不理睬他。自管說道。我在未來之前。曾聽得人家說。你闖下這件禍事。完全是因為喝醉了酒。我却很不相信。我知道你是向不喝酒的……叔南搶着道。人家這話。一些不差。這件事果然是因喝醉了酒。你的話也不錯。從前我果然不會喝酒。每逢到聚餐時。你們猜拳行令。簡直把酒當做茶喝。我却是一滴也不進口。然而如今我的酒量已很大。倘然和你賭喝。也許能勝過你。陳年的大花雕。你未必能喝到十斤罷。我却把喝十斤花雕。當做一件尋常事。這也是一年來辛苦養成的呀。欣伯似信非信的問道。你為何這樣拚命的喝酒呢。從前你不是還勸過我戒酒嗎。叔南又嬉笑道。我爲着要昏迷我的神智。所以便放量喝酒了。酒委實是昏迷神智

的一種靈藥。然而也非多喝不行。倘祇喝少許。那反而刺激神經。撩起心頭的愁緒了。因此我不喝酒便罷。喝時必須超過我的容量。換一句話。便是不喝到爛醉如泥。不省人事時。不肯放手。我經過了若干次大醉。如今便獲到相當的善果。安穩穩走進這個我認爲桃源的監獄了。欣伯嘆口氣道。你這是何苦呢。怪不得你面色這樣的枯乾憔悴。自然是傷於酒了。你現在的這副模樣。委實使我見了。替你可嘆可惜。這裏倘有一面鏡子。你自己照見了。包管也得驚訝。以爲鏡中人並不是你。叔南忽的打了個呵。這道話你也說得不錯。我果然着實受了酒的傷害。然而這結果早在我的意料中。我正爲着酒的力量。既能暫時昏迷我的神智。結果能戕賊我的身體。引導我從前一條捷徑走入死亡的境界。我這纔決意喝酒。我總以爲這樣不消半年。必能達到死境。誰知足足過了一年。纔祇使得我的臉色變化了一些。這個真叫我萬分失望。欣伯故意問他道。你既這樣喜歡喝酒。如今到了這裏。當然沒有酒喝了。你覺得很口渴罷。叔南瞪了他一眼道。你這話却說錯了。我既已來到了這裏。便不再有喝酒的必要。這話的意思。你

或許不明白罷。從前我在人羣的社會中，倘神智清醒，便有種種的感觸。不得不借酒的力量把神智昏迷掉，使得我一無感覺。此刻却不然了。這個所在，雖仍在人的世界上，和人羣的社會，却已完全隔絕。無所謂感觸了。而且這監獄裏面，藏有非常偉大的促短人生命的潛勢力。不消多少日月，自能輕輕的把我引到死神面前。我委實不必再借重酒力。纔能實現我最後的願望了。惟其如此，所以我方纔對你說。我來到這裏，絕對不得謂爲患難。也絕對不要你來援救。你想想看。我費掉一年的工夫，花掉許多買酒的錢。好不容易到了如今，纔能踏到這裏面。達到我的目的。脫離了一切的煩惱和苦痛。你應該向我慶賀纔是。偏偏你再要拖我出去。要使得我盡棄前功。復陷苦海。要好的朋友，似乎不應有這等殘酷凶狠的行爲罷。欣伯聽他滔滔不斷的說了這一大篇話。一時竟想不着相當的話來對付他。祇得說道：從前你的脾氣，祇是冷僻。此刻聽了你的話，覺得你是太古怪了。叔南吐出一口氣道：這也難怪你。你未能明瞭我的環境。當然要這樣批評我。其實你若也處到和我同樣的環境中，我想你也必有種種的行爲。要

被人家批評一聲太古怪了。欣伯聽他這幾句話說得很有道理。忙追問道：你的環境中，究竟有何困難而慘厲的事實。逼迫得你如此呢。叔南略爲凝了凝神，連連搖頭道：說不得的。何必去說呢。說了徒然使得你不快。又引起我的傷心……欣伯：今天是甚麼日子呀。我因已準備與人世脫離。連人世間的日期也忘却了。請你告訴我。欣伯道：今天是九月十四。叔南又楞了一楞道：還好。還來得及呢。今天我和你兜談了這一會，覺得很是快活。你聽了這一陣，也很對得起老朋友了。我們就此告別。請你趕快回去。準備你夫人的壽事罷。後天是你夫人結婚後第一次過生日。你應該替伊熱鬧一番。欣伯驕然聽了這話，覺得萬分希奇。忍不住的問道：你怎麼知道後天是伊的生日呢。叔南被他這一問，纔覺察自家失言了。心頭一震，幾乎回答不出。假意咳了兩聲，纔道：你自己告厭過我的。怎麼反來問我。欣伯兄，再會罷。他說了這話，立刻倒身在水牀上。頭朝着牀裏，緊緊的閉上眼睛。再也一聲不響。欣伯見他這樣，也祇好含着兩眶眼淚，很悲傷的退了出來。

\* \* \* \* \*

歐伯在那監獄中和叔南作別的時候。正是他夫人芝瑛坐在臥室中一張沙發上。揭開一雙小鐵箱。蓋箱的當兒。這小鐵箱雖然不大。外面漆得光澤可鑑。並有些金色的花紋。却製造得很是精緻。箱中滿滿裝着的。通是書信。信封都是西式。顏色有白的。有粉紅的。更有些是淡綠色的。相間在一起。很覺得悅目。芝瑛隨手拿起一封。抽出當中的信箋。瞧了一會。仍然摺放進去。重行再拿一封。這樣一連瞧了十幾封。這些信箋的顏色。也是各各不同。不過每個信封中。都藏着七八張。却是封封一律的。芝瑛一封封的瞧下去。伊的臉色。也隨着時的變化。一會兒泛紅。一會兒又變白了。神情也很無定。忽而緊緊的咬住嘴唇。忽而緊緊的皺起眉頭。有時候。眼眶中潮潤潤的。似乎有眼淚要流出來了。不過隨即又回了進去。始終不曾落下一滴來。後來伊又從這些信件的着底。取出一張照片。片中是一個容顏英挺的少年。伊很懇切的朝這張照片望了一會。忽又很憤怒的把這照片重重的擲在桌上。伊彷彿很受感觸。不能自制的一般。一歛身。倒在沙發中。伊也不再坐起。就這樣躺着。眼光向上。呆呆的望着天花板。伊好似瞧見天

花板上正映出一幕幕的景物來。和開映影片時候那銀幕一般。伊首先瞧見的是方纔那照片中的少年正優傍着伊的身體坐着。露出非常親暱的神情。伊也緊緊握住他的兩手。斜着一雙媚眼。注視着他。兩人分明非常愛好。接着伊又瞧見他雙手捧着許多衣飾。恭恭敬敬的獻給伊。伊含着極愉快的笑容。一一的接收下。並把臉送過去。給他親了一個甜蜜的吻。表示謝意。最後伊又瞧見他垂頭喪氣的站在一旁。伊却滿臉怒容。分明正在嚴聲厲色的責備他。他隨即屈着一膝。跪在地上。頭向上仰着。雙手也往上舉起。嘴唇並連連的顫動。好像正在對着天懺悔甚麼。禱告甚麼似的。他這副神情。雖很懇切而悲哀。伊的怒氣。却絕未稍解。並彷彿不願瞧他這種哀憐的做作。竟伸出兩手。按住他的肩頭。惡狠狠的把他往後一推。他當即仰天跌下去。……伊瞧到這裏。忙閉上眼睛。再用手把眼睛遮住。心中暗想道。當初他愛我的心。真是誠摯到極點。簡直把我當做他的靈魂看待。不但把他歷年辛苦得來的積蓄。一齊供獻給我。他的精神。他的光陰。也為我犧牲了不少。不過憑良心說話。那時候我又何嘗不是真心愛他。祇

怪他性情太固執了。我又是浪漫慣的人。男女社交公開。我認做是人生的極尤當的一件事。他見我常和男子們往來。便引起了猜疑。幾次三番。勸我急速矯正這種行爲。又說無論是何等樣的男女。倘時時接觸在一起。未有不發生一種神祕的感覺。這正是人生的神祕之一。解釋不出個所以然。也無從防止的。他這樣嘮嘮叨叨向我說個不休。以我的性情。怎能忍受得下。一次二次三次。到了幾次以後。我的心理上。便自然而然的生出一種反感來。覺得我和他當未結婚。他已這樣約束我。將來結婚之後。他必約束得更厲害。我的自由。我的幸福。不將因此都犧牲掉嗎。以這般鉅大的代價。換得和他結婚。未免太不值得。再則他不過是一個文字勞工。並沒有甚麼財產。他勞工所得。祇有幾何。諒想也不能盡量的供給我。我一經和他結婚。我的前途。不頓時黑暗了嗎。我這麼一想。覺得從前和他那麼親近。委實是太過了。太多事了。再不挽回。必沒有挽回的機會了。於是在交際場中。格外活動。他自然格外瞧不下去。和我嘮叨。結果我們便大決裂。已將完工的愛情的基礎。便全部分推翻了。唉。他的性情。真是太固執了。像這一

類的事。老實說。也並沒有希奇。不過等於在情海中。惹了一個浴。凡是出入於情場中的人。大概總在所難免。他却十分認真。當做了奇恥大辱。不惜離去故鄉。更不惜沈溺在情海中。以致如今闖下這場禍事。這不是他自尋苦惱嗎。有甚麼可憐。甚麼可惜。伊咬了咬嘴唇。又暗想道。我和他鬼混。到也有一年多工夫。我雖未吃着。他何等困苦。却白白的虛度了那一年的光陰。青春能有幾何。禁得起這樣耽誤嗎。幸虧我那時主意拿得定。和他愛好。不會在任何人前露過面。所以沒有人知道我和他的一回事。否則我如今又怎能和欣伯結婚呢。險些兒上了他的當。想來真令人可恨……偏偏欣伯再要趕去搭救他。並不惜拋棄我的生辰。我冷清清的過這婚後第一個生辰。不正是受他的影響嗎。我和他真是那所謂前世的冤家喇。又輕輕頓了頓腳道。欣伯雖不聽我的話。決意前去。然而我絕不容他安安穩穩在那裏設法救他。定要把他喚了回來。更要叫他吃一回驚嚇。出出我心頭的恨氣。我祇須如此如此。怕他不急得魂飛魄散的趕回來嗎。怕他再敢祇顧朋友。不顧妻子嗎。

當下伊就冒用伊母親的名義。拍了個急電給欣伯。說是他動身後。伊非常煩悶。頃間獨自外出。竟在馬路上被汽車撞斃。叫他立刻回來料理。伊把這電報拍出後。心裏很覺得意。暗想當天晚飯時候。他必然接到電報。必然來得及乘夜車回來。那末明天一天亮。他就得到家了。又想他到家之後。見我好端端的。必然要質問我。說不定再要怪我不該騙他。但是他的脾氣。我早已識透。絕不怕他的。他質問我時。我祇須一言不讓。再凶過他。包管他就氣餒了。這天夜裏。伊睡在牀上。再也睡不着。心裏儘着盤算他接到電報後。必然非常驚慌。非常後悔。不該祇顧援救朋友。不尊重妻子的意思。以致伊心懷憤悶。而慘死在汽車輪下。又推想他回到了家。見伊並沒死。起初必是十分驚訝。接着必又十分惱怒。最後必仍風伏在伊的勢力之下。伊這樣越想越得意。越想越有趣。睡覺早不知逃往那裏去了。伊耳朵裏聽見三點鐘四點鐘五點鐘慢慢的過去。等到六點鐘敲過不少一會。伊斗的聽見有人很急促

的敲大門。以為必是欣伯回來了。以為伊方纔推想中的種種狀況。頃刻間就得一一的實現了。伊的神經。不禁很是興奮。呼吸也愈了許多。忙跳下床。走到窗前。推開窗。朝下瞧看。見娘姨開了大門。走進來的。並不是欣伯。却是一個送電報的人。送來一份電報。伊又立刻覺得氣往上撞。心想欣伯真太豈有此理了。接到了我慘死的電報。還不回來。打甚麼電報呢。待我把電文譯出來。看他怎樣說法。難道說妻子死了。丈夫不必到場嗎。伊當即急急忙忙翻譯電文。剛譯出了一大半。伊的臉色。已經大變。身體搖動得和風中落葉一般。幾乎不能坐在椅子上。但伊仍勉強支持着。再往下譯。又譯出幾個字時。伊却再也支持不住。忽的慘呼了一聲。從坐椅上直跌到地板上。直挺挺的躺着。一動不動了。原來這電報並不是欣伯打來的。却是他那朋友宋郁之打來的。電文是「欣伯突於早晨一時服毒自殺。速着人來料理身後。」

# 商務印書館

## 函授學社

本社創辦已十餘年歷來成績昭著來學者多能於最短時間中收美滿的效果所以本社是

一般有志上進而不能入校讀書者到成功的一條捷徑

本社現設五科均可隨時報名加入分印簡章承索即贈

### 英文科

本科分四級最近第三級加授「商業算學」第四級加授「商業地理大綱」略識英文者即可加入第一級四級讀完時即能讀寫如意選科分文學信札繙譯等九門爲有志專修一二門者而設

### 國文科

分初中高三級每級學業期限一年至二年教材分課本講義兩種熟練撰作應用文字之技能灌輸國文學上必要之知識答案及作文均詳細評改

### 國語科

由國語專家擔任教授科目完備最近更加授方音校正國語詞類連書兩科並給與學員以當面校正讀音之機會尤切實用

### 算學科

設「算術」「代數」「實用幾何三角」三級講義用淺顯英文編輯難解字句及專門術語皆附漢文註釋凡欲投考學校及從事於商業計算與物理工程等一切以算學爲基礎學術技能者均可入社肄業

### 商業科

預科及專門科兩部業已開辦關於原理技術管理諸門無不具備並聘請商學專家擔任教授講義用簡明英文編成程度與大學相當取材適合國情俾能養成中國新商業之高級人才

講義完善  
改卷精當  
學費低廉





# 購用國貨是眞愛國

本館素以提倡國產用品爲職志故自製各品銳意求精品質兼優較之外貨尤無多讓定價特別從廉藉酬惠購雅意名列下



- |        |        |         |
|--------|--------|---------|
| ■ 圖書雜誌 | ■ 印刷機器 | ■ 徽章旗幟  |
| ■ 文房用品 | ■ 裝切機器 | ■ 幻燈影片  |
| ■ 西式文具 | ■ 印刷油墨 | ■ 新式膽寫器 |
| ■ 理化器械 | ■ 鉛字花邊 | ■ 自來水筆  |
| ■ 化學藥品 | ■ 各種圖版 | ■ 屏聯榜幅  |
| ■ 模型標本 | ■ 運動用品 | ■ 卡片簿冊  |
| ■ 測繪器械 | ■ 教育玩具 | ■ 摺扇執扇  |
| ■ 手工用品 | ■ 風琴樂器 | ■ 華打字機  |

另印詳細目錄多種承索即贈

商務印書館謹啓



## 青年創作集(十四)

編者輯

暮春遊

(陶哲龔)

工作完畢。我和K拍了一會檯球。覺得沒甚趣味。就同到門前小立。冬青樹圍着的草地上。他們——青年的同事正興高彩烈競賽跳高。跳得過的。就受拍掌的贊美。跳不過的。可就受大眾的譏笑。還加上一個飯桶的尊號。這羞辱的飯桶的尊號。有誰肯受呢。於是跳不過的。就拿出種種跳不過的理由來辯護。K說。「我們到田野間去走走吧。」我說。「很好。」就和他緩步同行。走不多遠。跟在我背後的阿黃。——狗名。忽向迎面走來的鄉人狂吠。作欲咬狀。鄉人一面蹲下去拿石子擊牠。一面不住的斷命狗死狗的亂罵。那鄉人後面的一位執手杖的先生。雖裝勢打牠。牠却躲

到我們腳邊。連叫也不敢叫了。我禁不住感慨地對K說。「這是狗眼看人低。欺弱畏強啊……」K點首微囁。

黃金色的夕陽。還戀戀地不肯西沉。勞苦的農人們。有的在把一束束才從田裏割下來的稻。堆作亭子形。有的坐在矮橙上拔菜。我說。「菜真容易長大。在前幾天看見。還是很小。現在已這麼大了。農人拔去。又可換雪白的銀洋了。」我這樣的說着。不提防一個拔菜的婦人。接口道。「先生。菜雖容易長大。到底也要人的辛勤培植的。」我覺得伊這句話。實有無限深意。不禁自愧。那婦人指着阿黃又說道。「先生。你們的這隻狗。真淘氣。一碰着別處來的那隻黑狗。就像冤家對頭似的。總得大打一場。把我們的菜地。當作戰場。踏得一塌糊塗。先生。你想我們的受害。向誰去訴說。」

區離到這裏。發着滑稽的論調道。「我們的這隻阿黃。倒是近來國內許多大軍閥的縮影啊。受戰事損害的小百姓。本來能向誰去伸冤呢。」

同行在狹窄的田徑上。時遠傾跌。我看看那立在土阜上吃草的黃牛的安閒自在。我不禁替碌碌奔忙的同胞悲哀。一壁講。一壁走。真不覺忘路之遠近。眼前呈現的。是頹壁殘垣的古老君堂。依稀植立着的槐樹上的葉。落滿四週。隔河茅屋內的機織聲不徐不徐的隨風蕩漾。冲破陰森的空氣。我們徘徊的走了片刻。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婦人。急匆匆從老君堂裏出來。我們是認識伊的。伊走到我們面前。就央求我道。「陶先生。這張籤怎樣說法。請你替我詳解詳解。」伊說着。把一張黃色的紙條給我。我看了看。就對伊說。「上中很好。病人會愈。經商發財。」伊聽了。笑嘻嘻的道。「阿彌陀佛。謝天謝地。阿根的病。怕會好了。」我說。「你們的阿根。病了嗎。」伊道。「正是呀。今朝求了三服仙方。吃下去。仗着菩薩的保佑。總能好了。我這幾天因他的病。煩亂得食不知味。寢不安枕。先生。看護子女的操心。真是苦的。」伊說畢。匆匆去了。我

於此刺激。深感到世界上母愛的真摯。而傷心我這遊子。對於這種濃厚真摯甜蜜的母愛。祇好在夢中領受。兩遊子的悲哀。落日的餘輝。已在同大地接最後惜別的吻了。成羣的鴉鵲。倦飛歸巢。茅屋草舍中的炊煙。纏繞繞漫天際。夜神已披好黑幕。預備執行職權。農夫們荷鋤歸去。我們也祇得快快別大自然而回。左近天龍菴的鐘聲。聲聲打入我的心坎。感到幽寂。

## 做人的滋味

(亮會)

唉！我此時才恨我何必富有思想力，致因感現在的痛苦，而觸起回想到童年時代的樂趣，是很可留戀的，是極足仰慕的哩！噫！怎麼現在的我，和七八年前的我，絕然兩樣呢？時光呀！你爲什麼這們快給我二十歲了，可恨！

回想，童年時代的我，是何等活潑和舒快呢！每天高興就出去玩玩，興盡了便可回到母親面前撒撒嬌；尤其父親見我淚流下，不忍了，至少也要給幾個錢給我，去買食物！此情此景的背面，實在是幅含有無限意味的絕好畫圖呵！現在，莫說在母親跟前

覆膽量撒嬌了，她還刻刻望我快些娶妻生子；莫說爸爸不怕我不喜歡而給錢把我去買了東西，甚而還要恨我太早出世，加上他的千鈞之累哩！甚且，不用說不能和幼年時刻形影相隨，而同伴的異性們不能湊首共談了；其實，稍為舉目看看她，不光牠要惡容向我，旁人見了也要謗我太不規矩了！唉！時光呀！快還我於童年罷！——快釋我於這似明實暗，似樂實苦的地獄吧！

凡人在童年時代的快樂程度，大概是差不遠的。但是，到了成年以後，所感的痛苦，那就不免因各人的環境和地位而不同，而不能無輕重了。總之，無論富貴到怎樣，也斷不會無苦衷的，不過富貴者所感的痛苦不比貧賤的如此深刻吧！

我雖生長於無資產階級的家庭，但因他們——長輩——太痛愛我了，竟刻苦地給我畢業於中學。這樣，似乎很可慶可喜可幸的事了，但是我却大大忿恨前此不應領受他們這們大的愛，使我志氣不振，而生虛處留戀家庭的心情，總以別離他們為絕大好傷心的事件。

最使我抱憾的，我明知中學畢了業，已無升學的希望，我萬

不應承受他們給我中學畢業的大恩。因為中學畢業後的智識，是上不上，下不下的。處在這兩難的地位之間的，確會無形增加許多困苦喇！比方在小學畢業後，不升進中學去，那時自己年紀輕，思想力弱，當然沒有「我應和他人處同等快樂的地位」底奢望，隨便什麼事都定肯去做。噫！悔之不及了，只得效婦女之概，徒怨天賦給我的命運過薄了！

脫離中學生活到現在的一年中間，在未升學及未有事辦以前，常常覺得遠房的親屬，都極鄙視我，這種情形，目擊之下，自不免令人時時懷恨於心。這種莫大的刺激，可以千古不忘的。——記得有一次，從堂叔亞亦，於未得我的同意以前，便想薦我到區署裏當錄事。當時，我因為感着若是就該職後，設使將來仍可升學，自不成問題，如否，則日後豈不被人永稱為考錄事出身的麼？所以我表示不同意。因此他們便大大諷刺我道：「你初出來辦事的人，就想幹大官嗎？」

其實呢，雖是萬般艱難的事，只要人肯努力去做，自然可因習久則生熟，熟則出巧，巧則可化難為易的！我現在慚愧地捫心

一想：像我這樣半桶水般的人，究竟要給什麼職務把他辦才適當呢？呵！非力求造就就高一點的資格不好——爲的事實告訴我們說資格愈高，職分也越高，職分越高，事情便更好辦，更不麻煩。職分格外小的，便格外要出盡九牛二虎的力，去替上官效力哩！

那天我實行到公會辦公了。這個破天荒的機會，實是多麼奇怪！我沒膽量出來找事辦的表兄，費了好多心神，間接地介紹得來的。

當我來到公的前兩天，曾按着表兄的吩咐，去見那邊的上級辦事員O君和L君兩位。當下的情形，是很難測的，現在從我的日記裏抄錄出來：

接面的是O。他雖然流露出極懇摯的態度，但是他的言語很模稜。我正覺得非常懷疑時，L君也走進來了。他一進來，便很懷疑的瞪着我。後來幸得O君介紹道：「這位就是李先生介紹來的林先生。」L君纔明白我是甚麼人。便問我道：「你和OK是什麼關係？李先生你又怎樣和他認識的？」我答道：「OK是我的表兄；李先生就是由他介紹認識的。」他又問

道：「你懂得本地話麼？可以用來演說麼？省城（指廣東的省城）話又懂麼？」我說道：「在此已住了足足九年，本地話這層，大概在交際場中儘可以夠用。不過，我從前在校時，常常都用國語來演講。省城話也可以聽得懂！」他因爲我的資格沒有不符合的地方，想了一想，便說道：「好！我曉得了，但是這事不是我們一二個人可以獨裁的，要待本下午開執行委員會提出來討論了以後，才能回你的信。我聽了他這最後的回答，不禁從希望而又轉爲失望。要待執行委員會通過，那是多麼模稜的事情啊！我只得希望於萬一了。」

第三天的午飯時，忽然接到公會裏的來信。信上告訴我：「茲有某鎮分會，須用辦事員一人，月薪二十元供膳宿。現由本會執行委員會議決，委任先生前往。如蒙同意，即請來會接洽……」披讀之下，不覺大喜。薪水雖然很微薄，總比在家好些。不過同時我感到美中之不足，當初我的目的，原想在本地謀一個事情，方可不離開我的老祖母。結果却仍在外埠，唉！真所謂天下事難盡如人意了！

那知後來我又得到一個消息，真使我憤恨到極點。原來某公會裏並不是沒有位置，位置却由所謂上給辦事員C K兩人的私人攫去了。我得到這個難肋，還是介紹人李君的面子。據說這個缺份，名雖月薪二十元，實則最多不過實得一個對折，有時還不過三成四成。我的樂觀，於是又變成了悲觀。

後來我的心中，有兩個意見搏戰着：還是寧忍親友的鄙視，而做一個失業者呢？還是寧就這個僅免枵腹的事情，而解脫親友鄙視的侮辱。思量復思量，結果我爲不能再忍人家的侮辱起見，實行去就這有名無實的事情了。

我本是久經家庭生活嬌養慣了的。如今一旦要離開可戀的家庭，去過異鄉生活，真是可悲的事情。後來我走到姑母處，無意中他告訴我祖母因我將離家出門，曾經私自哭泣。我一得這預料定的消息，我的悲哀益發無從遏阻。淚兒不禁奪眶而出了！哦！所謂做人的况味，原來如此？

## 他的歸宿

(郭蘭馨)

幾叢零亂的衰草，萎黃蕉萃在夕影裏；絲絲的殘柳，不能繫留那漸漸暗的落暉，只籠着陣陣暮煙；景地淒清！這淒清的景地，又新添了個淒涼的伴侶——墜起一杯黃土，那墓泥還未乾呢！我眼簾映進了這幅影像，如照相定影般的永留在我的腦海裏！我的心頓受這幅影像而顫動着，想照來攜往的人們，束縛在名利籠中，沉醉着；醜迷着，都在向這淒涼的景地境去！作夕陽衰草殘柳的伴侶！我心這樣的顫動着。

我達到走過那裏，心潮必經同樣的起伏——誰在嗚咽的流淚呢？不是在那小小的墳墓旁嗎！我被那嗚咽聲引過去了，見身穿玄色衣裳的女子，掩泣着在那小墓旁的草地上，不知長眠墓裏者是伊何人；何以這樣的傷心？我趕趕着疑惑的想去問她，走近幾步，疑惑而恐怖了；她不是薇菁的姊姊麼，爲什麼在這淒涼小墓旁流淚呢？淒涼的境地，又單一重悲哀之影了！

顫顫的步履聲，在草上激出；驚動了她！回顧見了我，就站起來；拿簾邊已淚痕重重溼透的手帕，拭着刺的淚痕！我就同她叫應了，我疑惑不解而問她了，薇菁姊：爲什麼獨自到這裏呢？她的

眼兒潑潑的滿貯着未脫離眼眶的淚了；咽啞的說道——指小墓——這就是薇妹的歸宿處啊！滿蘊的泪，不住像珠兒斷線般離開眼眶落下來；沾蕪在草上，悲哀的結晶，滋養那萎黃顫顫的衰草！

我聽了說一聲薇妹嗎？回身跑了。到臥室裏伏在書桌上，緊閉着兩眼；頓覺我腦海中充滿了混沌的意念！迷迷惘惘地忘了自己置身在什麼所在？我腦膜上暫留影像的已逝的時光；閃閃地展開來了，倒回到一年前的同聚在一處的時間中去！恍惚像夢影般重新開映開來。那是一個活潑伶俐的她——薇菁——纔十歲吧！蓬鬆的頭髮；蘋果似的臉兒；潔白的齒牙；天真的笑語，在一羣她的伴侶裏，我走過去拉住她；與她絮絮的談話，不加雕琢瀟灑的情態，包含純潔的天趣！我很羨慕她；而可惜我自己將這個時間已經輕度去！

我好像眼見薇菁梳着兩條小辮，穿件簇新的棉衣，挾着書包進校去；從我面前經過，輕盈的狀態，嬌小可愛！她微笑對我望着；我過去握她的手，問他今天頭是何人梳的？他叫我猜呢，我

說是你姊姊梳的！她只笑而不說，表示我猜到了。我很贊她簇新的棉衣，非常美麗！她非常的喜悅；她說母親謂我讀書能得先生的贊許；還要給我做件印度綢的背心呢。這時她說我要進校了，我癡望她慢慢的前去，進學校！

荒蕪的古塚，曝露着枯骨，——從坟的裂痕中見得那天薇菁告訴我發現曝露的遺骸！那古塚裏葬中，并導我去看；那頭顱的骨路尚在，餘已化成土壤了，薇菁問我人為什麼要死，死後為什麼還要留這可怕的遺骸？很美麗的人死了；也這樣嗎？我只答她也是這樣！何論那一人死了都是這樣；有的還不及這樣呢！她不願再看，我也踽踽歸去。

我驚地的驚醒——從書桌上——空留着深印腦膜上的創痕啊！時常經過那邊；不料那一抔黃土，就是相離十月的薇菁之歸宿處！少小的年華，為何像曇花一現；連就萎化呢！思量起她的歸宿，只有親姊姊拿盡淚懸帛！和做伴侶的一抹夕陽寒煙衰草！

風雨之夜作於滬江正風學舍十六年二月



# 文壇祕錄

(十七)

編者輯

## 楊慶和詩正誤

讀二十期本刊。見秋山君所記葉楚偕先生軼事。頗及楊慶和一詩。惟所記微誤。按所謂少年者即僕也。惟葉先生並無不以爲然之意。其詩亦非葉先生獨作。而爲與僕聯句所成。其辭更有舛誤。原句曰。結得芳鄰楊慶和。朝朝昔昔看嬌娥。有時辜負伸頭頸。碰着濃妝老太婆。蓋館屋建築極劣。並無洋臺。欲覘街頭風物。非在窗牖中伸頭頸不能見。故第三句云爾。至何句出葉先生。何句出僕。則不復能細憶。今先生顯仕矣。往年無聊排遣之作。正如陶淵明之偶賦閒情。無傷雅德。而僕猶沾沾記此。不且愈



顯其無聊也哉。(夏雲)(編者按。前文再有微誤。所云祕書長。應作代理祕書長。並更正於此。)

### 劉申叔之考籃及其身後

儀徵劉師培申叔。晚近國學大家也。其先世皆經學名師。故申叔童年讀經。即讀古注。且皆能倍誦如流水。每應試。考籃中除筆硯外無他物。人亦不之搜檢。故有譚號曰亮底考籃。洪憲後。爲北大教授。遂客死京寓。時校中束脩已多拖欠。申叔既死。其夫人自籍赴京。晤蔡子民校長求索。入門時。校役問姓名。夫人遂出一刺。署曰釋小器。役以呈蔡。蔡爲之愕然。及見。始知爲申叔妻。一時傳爲笑柄。余戚劉季平丈。與申叔爲至交。且與共事北大。爲余言申叔往行若此。季丈籍上海。而申叔籍儀徵。行皆第三。故季平自署曰江南劉三。申叔既死二年。季丈亦離京。其友人沈尹默贈以詩曰。大江南北兩劉三。說到劉三□□□。(此三字偶忘)小器空教來冀北。大名從此占江南。蓋即指此也。(夏雲)



## 浙江潮源委質疑

海寧杭辛齋遺稿  
硤石徐心吾抄錄

八月十八日之浙江潮。素稱宇內巨觀。惟海寧地僻。外客罕知。觀潮者恆於杭州之江干。自滬杭鐵路於潮汛期特開專車。中外觀者。始多舍杭州而趨海寧。觀海寧之潮。始知其壯偉雄奇之狀。非筆墨言語可以形容。信盛名之非靈。然浙江之潮。何以獨異於他處。而潮之原始於何時。攷之載籍。既無可徵。而傳說又不一。觀者於目眩心驚之餘。但誇美讚嘆。而幸此行之不靈。無從攷證其源委。未免遺憾。鄙人生於斯土。復經實地測量攷驗。久擬撰浙潮源流攷。以實當世。而國事馳驅。席不暇暖。行篋又無書可參攷。作而復輟者屢矣。今歲秋節。病臥滬濱。同人欲往觀者。多相問詢。憾步履無力。不能導引。少盡東道之誼。爰據所知。拉雜成篇。雖不文。當亦為游客所樂觀也。

昔人記載。云海水入江。經繁子門。兩山夾峙。水勢被激而成潮。是說也。殆全出於臆想。可不辨而知其妄者也。夫繁子門亦作繁子壘。在龔山赭山之間。兩山相距十餘里。東距潮頭起處約百里而遙。潮勢

至此已殺。况自乾隆己酉以後。已淤成平陸。村莊數十。所謂赭山河者是也。今潮水之達錢塘。已改由赭之北。與鰲子門更何關乎。

又稱伍子胥死。沈冤莫雪。故驅水爲濤。時見素車白馬。往來潮頭。是說也。由今觀之。似近神話。斷無可信之理。而實則不爲無因。蓋錢江之潮。實始於伍子胥。故歷代祀爲潮神。立廟吳山。至今不替。子胥以前。固未嘗有潮也。今人但知錢江爲吳越界綫。唐貫休詩所云至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要皆子胥以後之事。在吳越交爭之始。越地實及太湖之濱。凡今之杭州嘉興各縣。皆爲越境。故其交戰之地。初在笠澤。卽太湖也。繼在構李。卽今桐鄉崇德也。自闔閩戰歿。夫差立志復仇。相伍子胥以嘉湖水鄉。攻取不易。故經營上游。由皖南進襲杭州。以攻其不備。一戰而敗。越於夫椒。則今杭皖交界之區也。勾踐不能守。以甲盾五千。退保會稽。而子胥得直達杭州。立馬吳山。（今城隍山在杭州城內）而由六和塔開掘至鰲子門。導富春江金衢婺源諸水。東下由鰲子門入海。於是江海兩水相激。而怒濤生矣。宣統己酉。浙撫增韞履任。親閱塘工。邀爲駢乘。並委測海塘全圖。往來海濱者三閱月。窮源竟委。逐段測量。雖未能窺其深淺於萬一。而大致亦瞭然在目矣。潮自尖山入口。尖山在海甯縣怡東五十里。斜

出海中作半島形。對岸曰夏蓋山。屬上虞縣。雙峯遙峙。中爲口門。廣十餘里。在水面雖分爲二山。而水底實相連貫。其山根橫互海口之下。儼如戶限。潮平時距水面只十二尺。巨艦不能進口。然尖山雖爲潮所從入。而並無聲息。余至山嶺。但見風帆片片自東而來。相繼入口。山僧曰。潮來矣。乃聽之無聲。視之無形。依然如長江大沽諸口之暗潮也。進至掇轉廟。始醞釀作勢。浪花如雪。漸激漸高。洶湧澎湃。巨響頓作。鼓行而西。其地距尖山口已五十里矣。推測潮起之因。當以口門之山根。亦必與普通之山峯相等。勢必展向口內外逐漸低降。至海底爲止。掇轉廟乃山脚盡處。其深在八十丈以外。外洋大潮東來。爲口門水底之山所限。只能逾限而入。由十二尺深度處。順山勢下降至八十丈以外之深處。高屋建瓴。儼如瀑布。如山根盡處。勢必倒捲而上。而西來之江水。則亦自極洋處逆上以出海口。兩水乃大相沖激。濤頭以起。江水之力。不敵海水之大。卒被海水倒湧而進。故其勢如千軍萬馬。不可遏抑。直至錢塘江上之六和塔下始止。計程二百里。僅歷時三小時又半。爲最速之海輪所不及也。

在春秋以前。尖山口內爲小海澳。雖有山根限其口門。而無江水相抵相激。雖有巨浪。自無沖激之勢。不致有此巨濤。故可推定子胥以前無潮。勾踐經此一役。蟄伏至二十年。始得報仇。吳越之民。得少休

息。感子胥而痛其冤。故假以潮神之祀之。免觸時忌。心亦苦矣。然伍子胥未開通此江以前。富春一江之水。係由何處爲尾閭。乃一疑問。至越絕書稱。寡人之國。西有大江。以推之。則由會稽以西。南下無疑。西爲稽陽江。則富春之水。必合於稽陽。其時江南之地。水多陸少。而瀦水巨浸。皆足容納。或不患水無歸也。愧於水道地理。向少研究。尙冀海內精於輿地之專家。援今證古。詳晰考校。以明水道沿革之源。開舊說無稽之妄。國故所係。非祇爲觀潮者釋疑而已。

# 筆記小說

能博見聞、增智識、而為消閒妙品、雅俗共賞者、其惟筆記小說乎、本館所出版各種、定價極廉、茲將名目列下、以供諸君採購、

東坡逸事	同上續編	清稗類鈔	增智囊補	廣陽雜記	兩般秋雨盦隨筆	履園叢話	虞初新志	虞初續志	虞初支志	香祖筆記	春在堂隨筆	池北偶談	足夜雨秋燈錄	庸庵筆記
一冊	一冊	八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三角	三角	十四元	五角	二角五分	四角	六角	三角	二角	四角	二角	二角	五角	四角	三角
淞濱瑣記	夜談隨錄	聽雨軒筆記	茶餘客話	遺愁集	閱微草堂筆記	精刊觚賸	小說叢考	石頭記索隱	歐美小說叢談	武俠叢談	上海閒話	然犀錄	嘯亭雜錄	附續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八冊	一冊	六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二冊	二冊	三冊	一冊	一冊
三角	三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六角	四角	八角	五角	五角	六角	六角	六角	四角	四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 小 說 世 界 叢 刊

本館發行小說世界刊載名家小說久已膾炙人口茲將其中重要作品用叢書體裁另印單行小本最便攜帶一般愛好文藝的讀者均宜人手一編現出下列各冊餘俟續出

戀愛與義務

羅琛女士著

一冊

一角半

時代之花

葉勁風著

一冊

二角半

午夜角聲

葉勁風著

一冊

二角半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

憶秋生譯

一冊

三角

荒服鴻飛記

俞天游譯

二冊

五角半

荒服鴻飛記續編

俞天游譯

五冊

八角

野人記

胡憲生譯

二冊

五角

還鄉記(野人記二編)

曹梁廈譯

二冊

五角

歐戰從軍記

趙開譯

二冊

三角半

黑白記

俞天游譯

二冊

三角

黑白記續編

俞天游譯

二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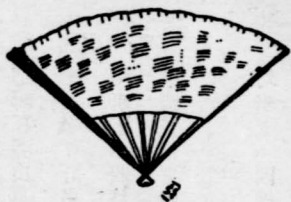
三角

古畫徵

黃賓虹著

一冊

一角半



## 雙清相士

(民間傳說的故事)

徐寶君

古時有個看相的，極有靈驗，名字叫做雙清，他給人家看相，要檢有緣的看，非但不要人家一個錢，反來給人家兩碗飯四碗菜；所以求他看相的極多。

一天，來了一個道士，名叫幻來的，請雙清給他看相，雙清看是方外人，就給他看了一回，給他半碗飯一碗菜，幻來氣着問道：「看相的先生呀！你給人家看相，怎麼給人家兩碗飯四碗菜？給我少成這一點呢？我的相就這般不值價嗎？」

雙清笑道：「道長與我無緣，本當不相，見是方外朋友，推情一相，道長反見起怪來了。以我相道



長將來必定餓死的，所以我只給你半碗飯一碗菜，因為多給你一碗，你就早餓死一日。請你原諒罷！

幻來生氣道：「那就多謝先生了，我也不吃這碗飯，免得早餓死一日。」

雙清亦氣道：「道長不必見怪，鄙人是見相看相，不取分文；反來送你一頓飯，你不吃到罷了，反見起氣來，真是世上好人做不得！」

幻來氣着一路出來，心裏想道：「雙清相我是要餓死的，我不如餓死罷；橫豎師父說我現在不能得道，給他餓死了，來世再修吧。」便跑到一個深山裏，實行餓死主義。

幻來在深山裏，餓得實在難受，而且已走不動了。

一天，來了許多強盜，打此經過，見幻來躺在山上，便問道：「你這個人好好地睡在此處幹什麼？」  
幻來道：「我是餓得要死了。」

強盜見他要餓死了，便發起善心來，給他兩塊餅吃吃。」

強盜問他道：「你爲什麼餓得要死？」

幻來道：「因爲一個看相的說我要餓死，我就到這地方來求死，可是又不死；那看相的並且說：

「我若多吃人家一碗飯，便要早餓死一天。」現在我吃你兩塊餅，必定可以早餓死兩天了。」

強盜聽了，忽然大悟道：「啊呀！你多吃人家一碗飯，便要折壽一天；像我們整天吃的是人家的，那還了得麼？」大家想了一會，實在不敢再做強盜了，一齊對幻來拱拱手，入山修行去了。

幻來從一班強盜走後，心裏很想做些功德，便跑到一個淺河邊，背負來往渡河的人。一天，來了一個公差，手裏提了兩個人頭，想渡河過去。幻來道：「我只能負一個人過去，兩個人頭怎好拿呢？」公差無法。幻來想了一會道：「老爹渡河是要緊的事，不能誤時刻的，我不如先負了老爹過河，然後再送人頭過去，好嗎？」

公差一想不錯，就依他的辦法，伏在幻來的背上，過了河去，幻來回來，提了兩個人頭，走到河中間，忽然失手將一個人頭落在水裏。即忙在水裏撈來撈去，總是摸不着；急得無法，只得上了岸來，據實的告訴公差，差人急得哭道：「這怎麼辦呀！我回去了，我一家已不得活了！失了重犯的首領，這如何得了啊！」

幻來道：「老爹莫哭，人頭丟了，已找不着了，老爹不如將我的頭割下，拿去充個數罷；好得我只

一個人，老爹家裏還有許多人呢。」

公差道：「那如何使得，你也是一番好意，無意的將人頭丟掉一個，如何好要你抵償呢！」

幻來趁他說話的當兒，急忙將他的腰刀奪來，將自己的頭，一刀砍下；公差見此情形，目瞪口呆，遲疑一會，想已無法挽救，只好將幻來的頭拿起，錯差去了。幻來的屍身，被一陣怪風，吹得無影無蹤。幻來把自己的頭砍下，忽來一陣怪風，將他吹去，不知不覺的，又長出一個頭，與前一般無二。眼前一亮，師父忽然現在面前，和顏悅色的對他說道：「你所以不能急於得道的緣故，就因為你缺乏功德，今天你功德既已圓滿，你道已成善自爲之罷！」說完忽然不見了。

幻來既已成道，心裏總覺雙清說他要餓的話不對；今天特地去看看雙清，看他有何面目見我。主意既定，拔步便行。

雙清一算，幻來要去找他，便急忙將家內完全改成道家裝飾，自己也穿起道袍，在家等候。

幻來來了，雙清上前迎道：「兄弟前言失計，想已忘懷；現在是一家人了，諒道長已不計較了，但是兄弟此後永遠不看僧道兩家的相，並且我的徒弟，也不準看僧道兩家的相。」

幻來聽罷，破齒一笑，忽然消滅，雙清嘆息不已。

現在看相的術士，不看僧道兩家的相，或者就是因此；不過這是一段荒唐無稽的傳說罷了。

紅樓夢傳奇

小說枝談 (續)

諸暨蔣瑞藻孟潔

紅樓夢工於言情。爲小說家之別派。近時人詭稱之。其書前夢將殘。續以後夢。卷牘浩繁。頭緒紛瑣。吳洲仲雲澗。取而刪汰。并前後夢而一之。作曲四卷。始於原情。終於勘夢。共得五十六折。其中穿插之妙。能以白補曲所未及。使無罅漏。且借周瓊防海事。振以金鼓。俾不終場寂寞。尤得本地風光之法。惟以副淨扮鳳姐。丑扮襲人。老旦扮史湘雲。脚色不甚相稱耳。近日荆石山民。亦填有紅樓夢散套。題止歸省。葬花。警曲。擬題。聽秋。劍會。聯句。癡謎。癡誕。寄情。走魔。禪訂。焚稿。冥昇。訴愁。覺夢十六折而已。其實此書中。亦究惟此十餘事。言之有味耳。其曲情亦悽惋動人。非深於四夢者不能也。(藤花曲話)

鶴歸來

稼軒之殉節粵西也。其孫昌文。間關萬里。負骸骨歸。抵家之先一夕。有大鳥二。翔集會元坊上。相對飛鳴。久之始去。其裔孫瞿菊亭。所以有鶴歸來傳奇之作也。會元坊爲稼軒祖文懿公景淳建者。（龍禪室撫譚）

芝龜記

香山何曰愈子。持存誠齋文集。書明都督總兵秦良玉佚事。明都督總兵秦良玉者。奇女子也。其征播。征蜀。征遼。征奢。崇明。復重慶。屢敗張獻忠。羅汝才。平紅崖。觀音寺。青山。墩諸大寨。蜀賊底定。征播之役。一日連破金築等七寨。爲南川路功第一。累遷至都督總兵。及張獻忠犯重慶。玉獻策。請保十三隘。撫臣邵捷春不聽。又請盡起溪洞兵。懇給廩餼。捷春與陳士奇皆不許。獻忠遂長驅大進。全蜀遂陷。明史已大書特書之矣。然玉之始末。未得而詳。余官蜀年久。嘗求其佚事而不得。道光庚戌。余權新都篆。廣文劉石溪言。嘗見石碣志。及馬氏家乘。於陳鶴亭處。因述所聞。得梗概焉。玉生於忠州之鳴玉溪。字貞素。年方毀齒。聰慧絕倫。父葵。歲貢生。兄弟三人。尤鍾愛之。幼課以章句。長通經史。曉大誼。當萬曆時。盜

賊蜂起。葵知天下必亂。以兵法部勒子弟。且謂玉曰。汝雖弱女子。盍亦習兵。毋徒爲寇魚肉。玉欣然。與兄邦屏弟邦翰民屏。同習騎射擊刺之術。葵又授以弢略。學成。而玉尤精其法。葵嘗語諸子曰。惜不冠耳。汝兄弟皆不及也。玉曰。錦繖錦車。曷嘗冠哉。使兒得掌兵枋。夫人城娘子軍。不足道也。葵益奇之。緣是問名者皆未肯輕許。石砭馬千乘慕其名。求委禽焉。葵許之。子歸後。千乘敬之如賓。一日。語千乘曰。今四海多故。石砭界楚黔之交。不可亡備。且男兒當求樹勳萬里。奚用坐守爲。千乘然其言。遂與玉治兵。斬白木爲桿。號令皆商之玉。其下亦敬畏玉。至不敢仰視。萬曆二十八年正月二日。賊夜襲官軍。諸營皆潰。玉與千乘先期令於軍中曰。有解甲弢戈者斬。夜半。寇大至。玉與千乘首尾夾擊。大敗之。督臣李化龍匿不以聞。玉口不言功。而白桿兵由是名聞天下。千乘以論開礦事。忤內監丘乘雲。逮雲安獄。瘐死。子祥麟未壯。玉奉命襲職。遂卸裙釵。易冠帶。家將文指揮妻白氏。祥麟婦張鳳儀。暨左右侍婢。皆男裝雄服。隨玉征戰。奢崇明之圍成都也。畏白桿兵。遣使樊定邦齎金求助。玉大怒曰。賊奴敢污我耶。遂斬其使。焚書。以金帛犒賞三軍。往援成都。適四川布政使朱燮元。破崇明呂公車。會玉兵至。獲斬亡算。崇明大敗遁去。圍遂解。玉旋復重慶。蜀平。王之奉命援遼也。杏山之戰。洪承疇敗績。劉綎全軍覆沒。

玉獨完師還。初玉入都。上召見。賜一品服。御製詩三章。褒美之。有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之句。朝野榮之。都人聞白桿兵至。聚觀者如堵。馬不能前。玉馭軍嚴。秋毫無犯。至今京師虎坊橋西。迤北。都人呼爲四川營。以玉得名也。獻忠之未入蜀也。蹂躪大江南北。武昌魚幾不可食。楊嗣昌欲誘之。使入蜀以困之。知其畏玉。遂解玉兵柄。獻忠知玉不用。遂犯蜀。捷春士奇。復不用其策。而全陷蜀。且屠矣。子婦張鳳儀。張忠烈銓女。與夫祥麟守襄陽。孤軍與賊戰於嚴家莊。援兵不至。皆沒於陣。祥麟亦有勇略。屢立戰功。仕至指揮使。晉宣撫使。祥麟之殉襄陽也。先與其母書。言兒誓與城存亡。願大人勿以兒爲念。玉批其旁曰。好好。真吾兒。其書今尙存。玉旣罷職閒居。甲申之變。聞帝殉節。煤山。衰經望闕。大慟。氣絕者再。時獻賊屠蜀。獨不敢犯石砬。辟難於其竟者。皆藉保全。每聞慘殺。輒痛憤不勝。嘆當道失策。以順治五年戊子。疾卒於家。年七十有五。明永曆四年也。葬城東之回龍山。將卒。戒祥麟子萬年曰。今蜀惟石柱完。以我在故也。我死。寇必至。城東南萬壽山。險阻可守。吾已豫備糗糧軍備於此。有警。可帥軍民守之。勿以資寇。踰二年。賊將譚宏等果大至。於掠一空。萬年遵遺命。先帥軍民保守萬壽山。奉糧足。賊屢攻不克。順治十六年。王師平蜀。遂率衆納款。賜勅印。如前明故事。萬年卒。傳洪裔。裔傳宗大。

大傳光裕。裕無子。妻陳氏青年守志。拊姪光裁爲嗣。乾隆初。以不謹降通判。尋改土歸流。馬氏自宋建炎以來。拊有竟土六百餘年。珍藏頗充。每春秋陳設。炤耀庭中。廳丞某涎之。與幙賓劣生數人。緣事籍其家。未盡者爲族子光緒乾沒。而馬氏家藏罄矣。亡何。丞晝見女將金甲腰弓矢。怒目視曰。女何破吾家。抽矢貫其胸而仆。幙賓劣生亦相繼暴卒。光緒裂腹死。馬氏家藏旣盡。惟御賜蟒玉一品服。今尙燦然如新云。後爲盜竊之江右。官詰知爲上賜玉物。賈還其家。玉用法嚴。有犯。雖親族不少貸。料敵如神。緣見沮於當道。未竟其用。使終老牖下。盜賊喋血而遊。嗣昌捷春士奇。不得辭其咎矣。烏乎。玉生而忠勇。沒獻靈異。子若婦皆忼慨捐軀。豈非有以教之哉。真近代奇女子也。陳鶴亭又言。石碁志及馬氏家乘。玉墓碑書明忠貞侯太子太傅字於都督總兵上。鶴亭嘗親謁其墓。洵然。末書永曆四年某月日葬云。考明史無封侯及加宮銜事。豈永曆追贈之耶。不然。萬年豈不謬哉。姑存之以俟博覽者考證焉。兄邦屏亦歿於陣。贈都督僉事。賜世爵。弟民屏。都督僉事。晉副總兵。葵嘗戒諸子曰。女曹能荷戈。不忠於明者。非吾子孫也。皆唯唯。晚年自號玉溪遺老。當萬曆之時。天下尙未大亂。而教諸子皆成干城。一家馳驅王路。以紓國難。女爲奇女子。男爲烈丈夫。忠烈出於一門。彪炳史冊。葵實教之。何其賢也。因並書



之。以補史傳之缺。青垞曰。張南林對雪亭文集。有乾隆三十八年代石碚同知祭秦良玉文。稱秦銜亦云明少保。前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鎮東將軍。石碚宣慰使司。忠貞侯。秦夫人之墓。可證忠貞侯碚爲永曆朝贈爵。今京師四川營。於光宣中設女學。其額亦書秦少保。則良玉不第贈宮傅。且贈少保矣。少保當亦爲永曆追贈之銜。芝戡記傳奇。演秦氏事。力辨面首之誣。誠爲卓見。觀於此文。其庭訓凜凜。知其父乃純儒之有用者。宜其一門烈烈。豈復有立身不潔之事。爲此語者。殆因土司喬野。不甚別男女。故疑秦氏染其習。烏知其乃出身儒門閨秀。風誼凜烈。迥非尋常女子可比。輕薄文士。何足以測之。（虞初支志）

### 翻西廂

戲曲之存於今者。以西廂爲最古。亦以西廂爲最富。宋趙德麟合時。始以商調蝶戀花十二闋譜會真記事。南宋官本雜劇段數。有鶯鶯六么一本。金則有董解元之絃索西廂。元則有王實父關漢卿之北西廂。明則陸天池采。李君實日華。均有南西廂。周公望公魯有翻西廂。國朝則查伊璜繼佐有續西廂。周果庵坦綸有錦西廂。又有研雪子之翻西廂。疊牀架屋。殊不可解。（錄曲餘談）

（未完）



# 換巢鸞鳳記

(續)

(天游)

## 第七回 倦鳥歸林宮車夜遣 孤雛失所京站晨投

蟬妮回到臥室，恰好宮人們都不在，先洗掉了脂粉。向粧臺上巨鑑中一照。果然自己本來面目，靜好得多。暗想自己那般粧飾，原是竭力摹仿史天芬。倪古壘說是不喜歡這種粧飾。所以一回來就洗掉了。只不知他見了真正史天芬，還要這般批評不要。批評之後，史天芬怎樣回答他？也肯立刻回來洗掉不肯？我看史天芬既然會不辭而別的揚長而去。一定是別有鍾情之人。若是別有鍾情之人。倪古壘的話，他怎樣肯聽。我雖是個民間女子，卻很愛倪古壘。然而爲勢所格，這樁婚姻，決計不能成就。綿綿此恨，將來的日子，深恐都將在淚海之中。想到此處，憤激之餘，不覺怨起造化來。她想同是人

類，爲什麼要分起階級來？我既愛着倪古壘，立定了之死靡他癡想。上蒼應予默佑。爲什麼既經見面，又承他格外垂青，加以拂拭，要罰我受這種相思之苦？講到倪古壘來，他是個久歷情場之人。憑着他的身世。所見富貴場中的美女子，必已不少。不過幾次同我接吻，覺得都是真有愛我之心，方纔如此。他既有愛我之心，若是從此天涯。他未必會有樂趣。看他方纔見我雙睫微溼，已經張皇失措。異日分飛之後，給他知道我在淚海中度日。還不知要怎樣傷心哩。上蒼呀！你爲什麼要這般殘忍呢？只是這都是我憤激之談。天下癡情女子，受着環境逼迫，一年中葬送在淚海的，正不知有多少。我戴玢蟬妮，何能獨免。好在史天芬必有回宮之時。她一回來，就可交卸。跳出這座愁城，別謀生活。拚着一世不嫁，以報倪古壘。倒也乾淨。所苦的就是倪古壘。他是王室之裔。將來爲大統計，不能沒有后妃。究竟這位二三其德的史天芬，能够一心一意跟他一起過度不能？即使用強力逼了回來，肯嫁他不肯剛想到這裏，房門一開，杜蕾輕輕閃了進來。蟬妮見她臉上氣色，又有些像到勃羅斯堡公寓中找她時候的光景。頸上圍着一條白色皮圍巾，神色非常張皇。知道一定又有什麼重大事件發生。按定心神，聽她開口。只見她走到身邊，低低的道：「我們翁主回來了。」蟬妮纔知道自己的末日已到。不覺猛吃

一驚。杜蕾接着道：「她在半小時前，由我們派出去找她的人，帶回來的。謹謝上蒼！我們的危險，總算安穩過去。這件事，全仗你相助。我已經一一告訴了她。她也明白。我們很感激你。現在她暫且藏在別間屋子裏。等你出宮，她纔可以回自己臥室來。」蟬妮聽那語氣，竟有攆她立刻出宮之意。不覺失聲驚呼。杜蕾道：「現在已經是十一點鐘了。在這種時候，請你出去。我也覺得非常不情。只是出於無奈。你是很體諒人的。諒來也明白我的爲難情形。實在是不能再行延緩了。」蟬妮道：「你是不是要我立刻出宮嗎？」杜蕾很張皇的道：「這個原也是不情。時候又已不早。不過你是明白的人，也知道你同他，決不能同住在一起的。住在一起這件事，就要洩漏了。所以沒法想，只得請你早些出去。好讓我們翁主回房。」蟬妮知道自己的任務，已經終了。他們已無藉乎她。所以要趕緊攆她出去。她雖知道末日將到。卻料不到如此神速。從今以後，同倪古墨是永無相見之期。一出宮門，就成陌路。心中雖是悲苦。卻鼓着勇氣道：「是了。我走就是。」說着匆匆把身上的衣裳，一齊脫去。問杜蕾道：「我穿什麼服裝呢？」杜蕾替她把來時穿的衣裳，找了出來。退出外間去候着。十分鐘內，蟬妮已經結束就緒。知道要同這間臥室長別。抬着淚眼，把室中看了一遍。暗想幾分鐘後，史天芬就要進來，站在粧臺前卸

裝。到自己臥榻上就寢。我卻似離羣孤雁似的，還得出去餐風飲露。想到此地，不覺一聲長歎。抹乾了淚，走出房外。杜蕾迎着，又是說了許多抱歉感謝的話頭。說是羅思瑪克王族，得她臂助，免掉王室中極大的恥辱。要講酬報，竟無從酬報起。現在天幸翁主是居然肯服從命令了。據她說，並非是跟着沙格史伯爵走的。我們派去的人，也沒有見他。翁主遠逸，是不願同倪古墨王儲聯姻。現在已經明白過來。大概以後決不致再有同樣的事變發生。」說着，在衣囊中，取出一枚很厚的小包裹，遞將過來道：「王后傳下懿旨來，教我把這個包裹，交給你。王后的意思，是因為無故擾亂你的生計。所以略事補救。並不是什麼酬勞。還着我傳一個口詔。無論何時，你要王后臂助。無論什麼東西……」說到這裏，又頓住了。蟬妮看了那枚包裹，目光中露出恐怖之色。彷彿見了毒蛇一般。顫聲問道：「這裏是錢嗎？」杜蕾笑道：「癡孩子！不是錢，是什麼？王后不給錢，給什麼呢？」蟬妮聽了，更是悲痛。想道：「他們居然給起我錢來了。因為我廁身宮禁。錦衣玉食。供他們玩弄了幾天。末了竟拿金錢出來酬謝。也未免太小視我了。」正色道：「我又沒有替王后做過什麼事，怎樣可以受這種重賞？請你轉致謝忱。我是一個辨士都不要的。謹謝夫人。」杜蕾失驚道：「啊呀！我的好孩子！我們把你的生意弄掉。你沒有

錢，怎樣過日子呢？」蟬妮毅然道：「謹謝夫人的深慮。我想此番出去，還有餬口之方哩。」杜蕾沒法。只得仍舊放入囊中。顏色上露出些尊敬讚美神色。蟬妮道：「我已經結束就緒。同夫人告辭了。」心中雖是非常悲憤，面上還裝着笑容。道：「翁主回來。最湊巧的，是明天可以親自打圍。省得我裝什麼病。」十分鐘後，已經從一處最遠的宮門出去。坐着一輛沒有徽章的汽車。作爲遣退的宮人，直向倫敦進發。這也是蟬妮同意的。自己既已幫助他們幾天。何苦在末了一幕，不替他們包涵呢？她教車夫，將她送到楷零十字車站。到了站畔，已將黎明。走下汽車，到待車室中坐着，守候上勃羅斯堡的車子。預備還是回舊公寓去。休息一兩天，再謀生計。

## 第八回 追飛逐走逸興飛揚 調粉拈脂玉容寂寞

倪古壘在甥館臥室中睡着，一些不知。到土曜日清晨醒來。覺得止不住的快樂。起身以後，對着一座很華美的鏡臺，在那裏修臉。這座鏡臺，是羅思瑪克王室法物。特地向共和政府請求，得了允許，從本國京城故宮中運來的。倪古壘修着臉，想起無意中得此嘉耦。今天又可以聯鑣行獵。覺得今天

是生平最得意的日子。講起倪古壘，確乎是個不可思議人物。他的性情，究竟是嚴肅，是活潑，連他母親都有些捉摸不定。從他過去事實上看去，嚴肅時候絕少。所喜舉止靈敏之中，含着一種吸引人的魔力。國中之人，沒有不愛他的。並且他父王同一班老臣盡心輔導。遇着緊要國事，派他處理。他可以處理得盡善盡美。一些不落人褒貶。隆準究殊凡人。父母見了，也是心慰。因為他年齡漸長。就有同他訂婚之議。起初他見別國王儲，年齡比他長，婚姻都沒有這般早。很是反對早婚。後來父母竭力勸他。說是他的地位，與別人不同。既無昆弟。這姻事得早訂以延嗣續。理由既甚充足。一時擺脫不來。方纔訂下他表妹霍丹絲。天幸定婚不久，霍丹絲就逝世了。同霍丹絲訂婚，年紀還輕。面軟說不出什麼。後來霍丹絲一死，又要同他定希斯頗利安鱈魚眼的賈羅琳公主。他真急了。死命的不肯。饒是他母親帶說帶笑的勸他。他拿定主意不肯。父母沒法，只得作罷。耽擱了整整三個年頭。這三年中，忽生戰事。他隨着老父在前敵督戰。鎮日價在槍林彈雨中討生活。高瑪碧王祚，日日在驚濤駭浪之中。他母親深怕王室傾覆。各處替他訪求佳耦。末後，纔找到羅思瑪克的史天芬。雖已失國，卻是華胄。從血統上論起來，同英國王族，關係極深。倪古壘戰地歸來，深曉得高瑪碧全國對於他，期望很殷。聯姻之事。不

能再事遷延，便也不再反對。他母親把史天芬小影給他看，他只聳一聳肩頭，並不說什麼。他母親知道他用意，便派專使向羅思瑪克王后去求婚，居然答應。英國王族，愛倪古壘的英武，也是同意。這門親就定下來了。到定親之後，倪古壘在各處得到消息，曉得史天芬性情非常桀驁。爲百年好逑計，煞是擔心。此番未見之前，很有些躊躇滿志；不料是這般溫柔謙退的一個女子。雖是政治上的聯姻，卻也可以算得並世無雙的嘉耦。幾天來留心體察，對於自己，也時時有真愛情的表現，一些沒有矯飾。這種姻眷，就是以平民資格，出外訪求，也是不可多得之選。思前想後，很自欣幸。想起今天行獵，自己久歷戎行，馬術自是嫻習。等一回可以同史天芬並轡齊驅，追飛逐走，賞鑒她春郊試馬姿勢，一定別有樂趣。梳洗已畢，走進餐房，卻不見史天芬。那些同案進膳宮官，都已改換獵裝，倪古壘知道大家穿的是英國式猩紅色獵裝，故意穿一套高瑪碧式濃綠色獵裝。晨餐之後，帶着同獵之人，走出廣場。看見史天芬已經上馬，四周簇擁着許多宮官，同鄰村來會獵的武士。史天芬騎的是一頭栗色駿馬，馬額上長着一撮白毛。遠遠望去，彷彿軍人冠上所樹白羽一般，非常美觀，馬鞍是側坐的。史天芬穿着普通黑色獵裝，戴一頂很結實的氈笠。看她騎馬的姿勢，攬着韁索，很是瀟灑，一望而知是個精於騎



射之人很爲滿意。只是有一件，卻很不以爲然。看過去，面上所敷脂粉，似乎又濃厚一些。這個或者還是爲了圍場中風日猛烈之故。爲什麼她那可愛的玉容，今日忽然比平時來得冷峭了呢？仔細思量，一時竟解釋不來。匆匆也上了坐騎，一抖韁向史天芬身邊走去。到了左近，叫道：『史天芬！你今天平安嗎？』史天芬也接着向他問好。又說了一聲：『天日晴麗。圍場中所獲必多。』說着，催動全隊，向畢柯林圍場而去。史天芬同倪古壘先走。倪古壘走着，留意史天芬舉動，很有些同平時兩樣。聲音既沒有平時柔婉，還有些不願同他交談之意。所以常常難在大隊之中走着，不肯同他並轡而行。不一回，到了第一個埋伏之所。早就有許多土人，在那裏伺候。大隊一到，立刻在四周圍，把山谷裏的飛禽走獸，驅逐出來。史天芬帶着大隊，縱馬放犬，跟着追逐。倪古壘看那史天芬，果是饒勇。催着馬往來馳騁，長垣，短籬，巨澗，深淵，都像旋風似的，一躍而過。馬跡所經，竟無阻礙。就是畢柯林溪河，河面是極寬的，山水下瀉，河流洶涌，她也一躍而過。並且形勢熟悉，在森林中往來，都不用人引導。休息之時，神色自若，一些沒有倦色。倪古壘暗暗欽佩。等第一圍打完，大隊都下馬休息。讓自己的馬，也休息一回。自有宮役，把預備的茶點送上來。大家隨意飲啖。史天芬下馬之時，倪古壘見她那種蕭閑態度，非常心折。

走到她身邊，叫道：「史天芬！你真是使人驚服。誰知道你的馬術，有這般精呢？」史天芬問道：「爲什麼不應該呢？」倪古壘趕緊道：「我在本國，已經聽見你的大名。現在見了，真出乎望外。」史天芬很冷酷的問道：「爲什麼呢？」倪古壘一聽，語氣有些不對。抬起眼來觀看史天芬的面色，覺得面前站着的，還是幾天來在一起盤桓之人。只換了一頂氈笠。並且氈笠下露出來的，還是那常見的金髮。不過臉上濃濃的，多加了些脂粉。給風日一擾，沒有平時溫和。兩道盈盈秋水裏，也沒有平時謙抑。就是這兩種異點，竟像換了一個人似的。閑閑的答道：「我也說不出來。只覺得你同以前，有些異點。」說到這裏，向四周一看，見那些宮官，都恭恭敬敬，在遠處站着，左旁沒有閑人。膽子一壯，不覺把心上要說的話，吐露出來。輕輕的道：「史天芬！今天早晨的你，同昨夜同我接吻的你，一些不像。」史天芬嫣然道：「不像嗎？」說着，臉上又露出很輕藐的神色。問道：「親愛的倪古壘，我們每夜的情景，向來到了第二天早晨，難道都沒有改變？都是一樣的嗎？」倪古壘聽了，想起自己的話，講得很是實在。不料史天芬這種回答，覺得很是失望。取了一塊餅，遞給史天芬。也就冷冷的笑道：「我平時常聽見人說：團場上生活，最足以改變美女子的情性。從前不肯信，現在親眼見了，纔知道是真的。」（未完）

換巢鸞鳳記題詞

天游弟以悱惻芬芳之筆寫纏綿詭譎之情麗則  
相宣情文並茂此編一出當與金餅菊莊重其價  
值即以換巢鸞鳳調題之用史達祖韻

月痺雲嬌倩羽陵神鵲清淺填橋微波捐楚珮仙侶  
阻秦簫御河春柳鬥宮腰水遠山長離魂黯銷心期  
誤鎮臨鏡一鸞羞照清悄波浩渺樹隱昭陽重把  
雲和抱小刮移花迴風聚燕更結紅心芳草顛倒天  
吳說因緣蛾眉未合長門老話檀樂漾銀鈎霞衾夢  
曉

一丑上已德清俞陞雲

# 嬰孩有時天殤

殊屬 屈死 如若 爲父 母者 能早 知嬰 孩自 己藥 片之 功效 實可 救治

閱報諸君見此廣告請即剪下黏貼于利便之處萬一尊府中  
 偶有嬰兒及小孩患各種尋常疾病即可試用之請觀以下之  
 證據乃是千萬爲父親感恩於嬰孩自己藥片者之一份子也  
 直隸獻縣南鎮高小校張仙舫先生來書云小女年甫週歲  
 卽患大便秘結每當發作同時口舌生瘡睡液頻流終日啼哭



乳食不  
下鄙人  
及內子  
頗以爲  
憂閱報  
知貴嬰  
孩自己  
藥片恰  
對此症  
遂郵購



數瓶按單試服不料服後立見功效每當病發輒投以數枚無  
 不藥到病除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  
 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  
 元郵力在內收用郵票以藥片能使小兒康健無疾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458(11)

# 印 精 樓 芬 涵

## 說 小 人 宋

如已輕文詳有勸印茲及舊小收取本來養長顯亦考文短小宋  
下出更之註異諸精擇精槩說藏涵不單文見足詳證字間記類所  
版改下於同本校尤校舊均此芬易行思聞以實經間或事多著  
者現不原特問校付本鈔為類樓購精向涵增

東仇	蘇黃門龍川	稽照	玉照	齊東野語	梁谿漫志	老學庵筆記	氏問見後錄	邵伯溫	河南見	春渚紀聞	涑水紀聞	歸田錄	燈下閒談
坡池	蘇蘇	蘇蘇	蘇蘇	蘇蘇	蘇蘇	蘇蘇	蘇蘇	蘇蘇	蘇蘇	蘇蘇	蘇蘇	蘇蘇	蘇蘇
志筆	別略	錄徐	錄王	語周	志費	記陸	錄邵	錄邵	錄何	錄何	錄司	錄歐	錄伏
林蘇	蘇蘇	蘇蘇	蘇蘇	蘇蘇	蘇蘇	蘇蘇	蘇蘇	蘇蘇	蘇蘇	蘇蘇	蘇蘇	蘇蘇	蘇蘇
賦賦	賦賦	賦賦	賦賦	賦賦	賦賦	賦賦	賦賦	賦賦	賦賦	賦賦	賦賦	賦賦	賦賦
五角	二角	四角	五角	四角	四角	五角	二角	三角	七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捫雞	鶴林	青箱	東原	隨隱	投轄	嬾真	珩璜	灑水	石林	廬	獸	脚
雞	林	箱	原	隱	轄	真	璜	水	林	廬	獸	脚
新	玉	雜	漫	漫	子	子	新	燕	避暑	史	記	集
話	編	露	錄	錄	錄	錄	論	錄	葉	王	王	車
陳	莊	羅	吳	陳	王	馬	孔	王	葉	得	王	若
善	季	大	處	世	明	水	平	闕	夢	臣	銍	水
册	裕	經	厚	崇	清	癩	仲	之	得	二	三	二
二	五	三	二	二	二	二	三	五	二	四	三	二
六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不許轉載 · 投稿簡章

中華民國六年八月十二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寄塵

發行者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號五號 小說世界社

印刷所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號五號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寄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大商務印書館坊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問亦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

三 千亦請書明

四 將原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

五 將原稿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

六 細敘明

七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時

八 署名何名聽投稿者自定

九 不退還稿惟在五千字以下者用則函覆不用概

十 因豫先聲明並附郵資寄還原稿

十一 選登之稿酌致薄酬如下

十二 (甲) 現金

十三 (乙) 書券

十四 (丙) 本雜誌

十五 酬報之類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

十六 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一并聲明為本社所

十七 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社所

十八 他人增刪者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

十九 投寄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

二十 所轉小說世界社收

## 廣告價目表 · 定價表

廣告	價目				特等	等第	定價			零售每册大洋陸分	全年五十册
	普通	上等	優等	特等			全年	半年	時期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 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 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 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正正 文文 後中	正正 圖畫 前中	封面之內面及對 面或正反面 底頁之內面	封面之外面	之底	地位	全	半	時	冊數	郵費國內一分 國外四分
	二十八元 十六元 十元	四十元 二十四元 十四元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六十元	六分	九分	五	二十五	一元五角 二元三角	三	元四角六分

注意

定閱諸君如有遷移來信請改地址或因其他詢問之事務必將定單號數定戶姓名定在何處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雜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 商務印書館

## 函授學社

講義完善  
 改卷精當  
 學費低廉



本社創辦已十餘年歷來成績昭著來學者多能於最短時間中收美滿的效果所以本社是一般有志上進而不能入校讀書者到成功的一條捷徑  
 本社現設五科均可隨時報名加入分印簡章承索即贈

### 英文科

本科分四級最近第三級加授「商業算學」第四級加授「商業地理大綱」略識英文者即可加入第一級四級讀完時即能讀寫如意選科分文學信札繙譯等九門為有志專修一二門者而設

### 國文科

分初中高三級每級畢業期限一年至二年教材分課本講義兩種熟練撰作應用文字之技能灌輸國文學上必要之知識答案及作文均詳細評改

### 國語科

由國語專家擔任教授科目完備最近更加授方音校正國語詞類連書兩科並給與學員以當面校正讀音之機會尤切實用

### 算學科

設「算術」「代數」「實用幾何三角」「三級講義用淺顯英文編輯難解字句及專門術語皆附漢文註釋凡欲投考學校及從事於商業計算與物理工程等一切以算學為基礎學術技能者均可入社肄業

### 商業科

預科及專門科兩部業已開辦關於原理技術管理諸門無不具備並聘請商學專家擔任教授講義用簡明英文編成程度與大學相當取材適合國情俾能養成中國新商業之高級人才